涇野先生周易說翼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野先生周易說翼

呂柟著

本館據惜陰軒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一

明　高陵呂　柟涇野著

乾

官問卦之畫者何曰自十一月至四月乾之畫也自五月至十月坤之畫也故乾坤之畫以十歲之月數也其策一歲之日數也故六九而天下之陽事畢矣六六而天下之陰事畢矣

資始流行言元亨矣又曰乾道變化以下不亦復乎曰性命太和於流行雖已有之然言各正保合則以見利貞也夫元亨利貞豈有二理者哉猶聖人使萬國咸甯者不外乎時乘六龍耳故子夏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

乾何以自強不息也曰君子不動而敬以存性也不見是圖以知幾也不賴乎力以尙志也不違乎時以盡神也不易乎道以歷變也知斯五者則天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潛龍勿用何以陽在下也曰君子大其學而后試相其時而后動得其位而后行察其幾而后諫是故小學而大用其用匱違時而妄動其動蹶位卑而舉重則不勝失幾而強言則不信

二五之利者何曰臣之就君以行學也君之養臣以治世也二五之利以德相遇也夫君臣以德相遇而民不康者鮮矣其利孰大焉

詔問。君子終日乾乾。何以反覆道也。曰。君子一念不誠。不仁而不可爲也。一時不誠。不仁而不可爲也。故君子知德爲至也。而忠信以至之。則獨知之幾。無人能與矣。知業爲終也。脩辭立誠以終之。則事理之宜。無入不得矣。夫反復道者。猶天運之不已乎。三何以獨不言龍。曰。龍有亢而無不中正。三不中正也。故君子以求之耳。君子其猶龍乎。四之躍。初之潛。上之亢。龍皆中正耶。曰。四以勢言。初與上以位言。各有當也。若王輔嗣謂乾乾夕惕非龍德者。則過矣。

或躍在淵。何以進無咎也。曰。有聖人之德矣。猶詳焉而後行之。進也又何咎乎。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飛龍在天。何以大人造也。曰。言大人之作之也。於是乎命自聖人而立矣。是故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其龍乎。而人莫之知也。詩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橫渠張子曰。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君位而曰天德。不曰大人君而曰造。

亢龍有悔。何以盈不可久也。曰。夫子不云乎。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用九。何以天德不爲首也。曰。天德爲首。則與物敵矣。是亦一物也。故君子大剛不剛而天下畏。大用不用而天下服。大善不善而天下慕。故用九者不用九也。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若王輔嗣謂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者。是以利言也。

鷲問。君子行此四德。何以曰故曰乾元亨利貞。曰。此仲尼言天人之一也。言卦所謂乾元亨利貞者。雖天道也。實爲人事言之耳。故君子而行四德。卽乾元亨利貞矣。君子猶乾也。此謂易之本義。發端于乾。六

十四卦皆可通。故程子曰。行此四德。乃合于乾也。

潛龍勿用、下也。以下何曰。言人道也。陽氣潛藏以下。不亦瀆乎。曰。言天道也。君子之盡人道。凡以師乎天道耳。故孔穎達曰。前言六爻之人事。後論六爻自然之氣也。

乾元始而亨者。以下何曰。言四德一理也。是故或別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是故乾元始亨。言亨卽元也。其利貞卽乾元之性情也。故乾始卽能以美利利天下。則亨利貞者。非乾元之外又有物也。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七言。以贊此也。六爻以明此也。故聖人乘六龍以御天。通其變使民不倦。雲雨之比。亶其然乎。

君子以成德爲行。以下何曰。前云者自各爻而言之也。各爻而義足矣。此言其序而統於五也。故初九言未成也。未成者。未著也。九二言進德也。三四言歷變也。至九五則其德大成矣。若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間。未知其權而亢焉。亦非聖人矣。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進退存亡得失之謂何曰由其處己也。進退以位言。存亡以身言。得失以祿言。由其行政也。進退以人言。存亡以財言。得喪以土言。

坤

顓問。坤利牝馬之貞。何以言地類也。曰。女子未嫁者不稱婦。言未有夫也。有夫而後稱然者。輔乎夫也。民之未仕者不稱臣。言未有君也。有君而後稱然者。承乎君也。以此爲訓。夫猶有惟婦言是用。臣猶有簒

弒其君者。牝馬之貞。地不可以先天。蓋言順也。故東北雖喪朋。乃有慶也。

坤何以厚德載物也。曰。麟鳳虎兕。雖異性矣。然而並產於山林。松桂荊棘。雖異用矣。然而並生於林麓。故君子之於善人也樂之。如其有功也則又賞之。其於惡人也誨之。如其傷善也則斯罰之。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衆。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孤。物其有不載乎。物其有不載乎。

馴致其道之謂何。曰。屋漏之或愧。市朝可得而肆也。宮壺之不肅。夷狄可得而致也。履霜堅冰。言君子以漸而爲著者也。

官問。敬義立而德不孤者何。曰。君子敬其身以直心。則暴慢遠而內無淫思。君子義其心以方事。則權衡定而外無妄舉。有不爲。爲斯順。有不動。動斯化。何孤之有乎。

時發及智光大者何。曰。言不居其成功而有終也。是故君子之不言非固寵。言之不足以成務也。君子之不行非忘國。行之不足以敦化也。是故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

愼不害者何。曰。近君之臣而發有逸口。譽之不得。而咎且至矣。可不愼乎。詩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其時乎。其時乎。

文在其中者何。曰。文也者。理也。中也者。至中之道也。中而理。斯順諸天下矣。故黃中通理。足以立天下之大本。正位居體。足以止天下之至善。蓋道至於中。則無餘理。所止之位。各得其體。則無弗正矣。程子曰。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

盡言者。其義深哉。

道何以有窮乎。曰。陰、道之窮也。奚戰乎。曰。不窮則不戰。其能敵陽乎。曰。當是時也。陽方微。陰已極。玄黃之血。宜乎其然也。陽何以備之。曰。其在履霜之前乎。亦已暮矣。此劉絢所謂頻復不已。至於迷復。春秋書霍帥師會伐鄭。慶父伐於餘丘之意也。

屯

保之問。屯既勿用有攸往。又何以利建侯。曰。建侯將以求往也。當其時不可往。當其人則可往。

屯何以君子經綸。曰。時難而民志未定。故可創制度以一之也。苟且而取具焉。后世則難改矣。是故井田不立。兼幷之難制也。肉刑不立。獄訟之滋煩也。鄉舉里選不立。賢才之穢冒也。中世之主更之則衆駭。襲之則民困。自漢至元未之能行也。故屯曰經綸。經綸曰君子。夫經綸者治絲之事。縱橫有法。君子者成德之人。體用咸備。

初九自建侯。可乎。曰。此蓋占得初九者。利建他人以爲侯耳。夫初也當得民之際。言之則人聽。行之則人從。故可率衆利建人以爲侯也。若謂己可建侯。則叛逆之事不可訓矣。然則畢萬之事非與。曰。辛廖之占。蓋推及后世言也。故輔嗣曰。屯難之世。陰求于陽。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宜其得民也。

六二之難。何以反常也。曰。言二之應五。婚媾之常也。乘初之剛。則邅回不進而與五乖。匪寇五之婚媾。然

初剛方乘而貞女愆期。不汲汲于婚媾耳。至十年始字。是反常也。故君子尙義而俟命。相時而後動。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求而往明者何。曰。六四昏人也。能下求婚媾之賢以共政。雖有不明。亦可以獲明矣。

施未光者何。曰。程子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名位無損。唯其德澤有所不下。故威權不在己。欲驟不可以爲友。德之所由敗。國之所由喪也。可不愼乎。王輔嗣曰。上九剛陽。故稱金夫。獨遠實者何。曰。蒙而近實。猶有憫焉而發之者。蒙而遠實。所謂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其誰與之。不亦困且吝乎。詩云。取彼譖人。投彼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故張子謂不愿不信。蒙之失正也。

童蒙之吉。何以順以巽也。曰。順言乎其心也。巽言乎其貌也。言之則從。行之則讓。於天下。其如視諸掌乎。恃長而恥聞善。養驕而憚徙義。雖聖人與居。亦無如之何矣。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需

潮問。需有孚光亨矣。又何以貞吉利涉大川。曰。吉利涉大川。卽所謂光亨矣。以正而信。又何患難之不濟。需何以飮食宴樂。曰。君子處信以履順。妄動。其危可立而至。君子居正以俟時。躁進。其憂可坐而待。若未有剛健中正之德。而飮食宴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灾者也。

利用恆無咎。何以未失常也。曰。其經德不回之人乎。又何犯難以行之有耶。伊尹曰。恆厥德。保厥位。程子

曰。雖不正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小有言。何以吉終。曰。其以衍在中乎。當是時也。過於退者。謂我不潔身也。過於進者。謂我不濟險也。然潔身則亂倫。濟險則時未至。是故小有言而不吉終者。褊人耳。

災在外者何。曰。榮者辱之對也。利者害之地也。小人見榮則忘辱。辱至而不可辭。見利則忘害。害至而不可逃。是故郊不能需則沙。沙不能需則泥。泥不能需則血矣。血由乎人哉。泥由乎人哉。

酒食貞吉、以中正何。曰。中正之道既得。雖以天下奉一人可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何以雖不當位未失也。曰。言能敬焉。雖未當位且未失。況上六之當位者乎。此敬之德所以爲大也。

訟

書林問。訟既孚何窒。既窒何惕中吉。既吉何又終凶。既凶何又利見大人。既利見大人又何不利涉大川。曰。訟非君子之事也。故雖有孚亦見窒。窒故訟也。既窒矣。若臨事以求諸己。又不爲過言以誣人。其窒可通。亦吉也。既吉矣。若終極其事則凶。然尤不可見乎小人。小人者。惟官惟反惟貨惟內惟來者也。大抵訟危事。猶大川也。一涉于此。害不可測。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訟何以作事謀始。曰。在上者以德行政。斯遠欺。在下者以德處身。斯遠爭。有孚而見窒。能惕而終凶。知訟之無益也。故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穎達曰。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故曰違行。

需九二小有言終吉。曰衍在中。訟初六小有言終吉。曰其辯明。奚異乎。曰。患之來也。非量不能容。非明不能察。兼斯二者。其免夫。在中以量言。在始以明言。

不克訟。何以歸逋竄也。曰。其見幾而作之人乎。又何戀于三百戶之寵哉。不然。鴟祿而訟上。其自取患乎。

自處卑約之訓。非歟。曰。象止言歸逋竄。而爻言邑人。則知三百戶者。二之先有者也。夫三百戶豈爲卑約哉。

食舊德、從上吉者何。曰。言從在上之人也。蓋剛明果斷。視己爲高賢也。詩云。我心匪鑑。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故云從上。

復卽命渝、安貞。何以未失也。曰。不克訟而復從其命。非苟爲比也。變而安於正。又何失之有乎。不然。是阿諛之臣耳。命非正理乎。曰。命君命也。若謂正理則重貞字矣。

訟元吉。何以中正。曰。其大畏民志者乎。行且無訟矣。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者何。曰。訟至於受服。且不足敬也。訟何足用哉。訟無受服之理。極言訟之不可尙也。

師

世甯問。毒天下豈聖人之言乎。曰。刺病所以安身。誅暴所以綏良。然非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其能乎。故衆正在常日言。毒天下在行師之時言。

師何以容民畜衆。曰。天下莫險乎水。可以覆舟。可以溺人。惟地則能含之矣。天下莫險于衆。可以克敵。可

以殄寇。惟容則能聚之矣。故君子養民于畎澮溝洫如父母。教民以孝弟忠信如師保。此省刑罰、薄稅斂、制梃以撻甲兵者也。

失律凶者何。曰臧者行師之名。如弔民伐罪之舉也。律者行事之法。如攻殺擊刺之制也。不以律雖臧亦敗。而況於不善乎。故曰有制之師。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然則智莊子論于邲之戰。以順成爲臧。不臧且律竭者何。曰荀首可謂知律而不知臧者也。若荀林父者幷律亦失之矣。

輿師大無功者何。曰古之遣將者。閫以外將軍主之。雖人君不得而與焉。而況使衆人主乎。輿師猶可說也。宦寺之觀軍容、監軍容。不可說也。撓敗師徒之訓非輿。曰若是則大無功者爲贅辭。而凶字爲複出矣。故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師用丈人長子何。曰丈人積德厚而能服衆。長子歷事熟而能用衆也。趙去廉頗用趙括。是以敗績於長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顯允方叔。蠻荊來威。

比

顯問。比吉矣。又何以原筮元永貞無咎。曰上下相比。則邦甯而身安。雖皆獲吉。然上必度己之元永貞也。斯能比乎民下。必度上之元永貞也。斯可比乎上。是其比非苟合吉。斯無咎矣。王輔嗣曰。安則不安者託焉。火有其炎。寒者附之。

建萬國、親諸侯者何。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無棄民矣。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無遺賢矣。故法之

立也。先建而後親。恩之行也。先侯而後國。
初六有他吉者何曰言積誠之效也。是故有孚言始交也。盈缶言既交也。孚非有二物也。交久而見其盈缶耳。
不自失者何曰苟合者難一面與者不久。失親者寡宗諂上者無身。皆其自失也。比之自內。由中心以比乎上。忠義明直。先正其我矣。其有不同且久者乎。故程子曰。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若張子言愛自親始人道之正者。亦通。
匪人之傷奈何曰君比小人。禍及社稷。臣比汙君。災及宗族。士比讒朋。辱及身心。匪人之傷。自取之也。
外比於賢何以從上也曰聖賢君子。其道在己之上者也。故溺於內比者。爲徇己。爲從下。樂於外比者。爲忘私。爲從上。
邑人不誡何以上使中也曰親近者多恃寵而驕。疎遠者率寡援而懼。邑人不誡。約亦知顯。比失前禽焉。天下可知也。其所漸摩者多矣。

小畜

潮問既施未行。何以亨曰尚往而行則亨矣。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我者文王之自我乎曰。文王而云我。豈純臣哉。我語辭不然。小過六五亦文王之言乎。
懿文德者何曰天不風。雖有剛健好生之德不化也。君子不文。雖有純亦不已之德不變也。故風行天表。

文見身外。

義吉者何。曰。小人既得高位。必畜君子以爲助也。苟志不堅。貶其道與之合。豈惟有過。將同受其害矣。初九進復自道。正己而物正者。何咎之有。義吉者。事未可知。而於義當吉也。亦不自失者何。曰。承初而言也。牽初而復。與之同中道焉。于天下可也。中者相時而動。不危言激論也。不能正室者何。曰。小人之訕君子之病也。外夷之侮中國之隙也。反目之事。于妻乎何尤。故君子務本。上合志者何。曰。言誠能協上以濟事也。不然。挾小人之術。以畜人。欲去血而出惕。亦以難矣。故誠者。動物安身之本也。

不獨富者何。曰。程子曰。小畜乃衆陽爲陰。所畜之時惟九五中正。居尊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且必援挽上下。與之相濟。富以其隣也。

有所疑者何。曰。有疑於前。亦若君子矣。是將待我而行賊也。奚其征。故曰陰疑于陽必戰。

履

官問。辯上下、定民志者何。曰。履者禮也。君子以禮理上則上不僭。如天之威而尊矣。以禮理下則下不凌。如澤之喜而卑矣。及其至也。日月星辰序焉。草木鳥獸若焉。民志尙有不定者乎。

獨行願者何。曰。慕外者喪志。援上者踰節。素履而往。何所求於世哉。知命與義者也。故程子曰。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則不能素履以往矣。

中不自亂者何曰在難而持其志居易而恣其欲人情耳當坦坦之時而以幽人之貞處之視富貴利達如浮雲耳其吉可知也

六三之象何曰冥行而妄作以當大位豈惟傷人亦以自傷故曰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志行者何曰近君而位不中正上下之所尤怨者也懇懇自懼以稱其位而不淫于富貴也非志士豈能然乎

夬履貞厲何以位正當曰德且不可恃況於位乎恃位則傷德九五剛健中正矣何以傷其德曰因所處而改其德者多矣

泰

官問泰之象何曰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通其變使民宜之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裁成輔相之事何曰制度文爲之跡損益因革之間非泰之時不能舉也人倫四時之說非與曰此則自然者也

志在外何曰君子積學於躬待時而動有志於天下國家者也非拔茅連茹則不能以共濟故程子曰上進也

光大者何曰包荒而不遐遺者仁之容也馮河而朋亡者義之決也仁且義中行之道也非其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然必先仁而後義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

天地際者何曰此欲以人而勝天也故象曰艱貞無咎勿恤其孚
中以行願者何曰其願中道以下賢而致治者乎故以祉元吉
其命亂者何曰城復于隍恃泰也自邑告命保城也泰極之時矜盛治則忘備務遠功則忽近見亂而後
救故貞吝子夏曰隍城下池也城之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爲城不然必損壞崩倒猶君賴臣之輔翼云
否
官問否之匪人者何曰言致此否者皆匪人之故也天地之否亦匪人之故乎曰三光虧食山川崩壞亦
由乎匪人耳
儉德避難何曰知也夫子之栖栖者愚乎曰君子道其常聖人處其變未至聖人之地而欲爲聖人之用
鮮不及矣
志在君者何曰此聖人並生之心也初六苟改其邪心拔茅而貞聖人亦與其吉亨固不終較也詩云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
不亂羣者何曰此可與立矣若君子喜小人之包承也而不察即沒乎其黨矣其何以否亨詩云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
有命者何曰夫四也當否之時居近君之位假君威以震衆行己祕以招權微犯而中傷羣怒而難言者
皆其所爲也若是身且不保況疇離祉乎苟動守君命合乎大道則可以濟否而福羣賢天下信之其

志可知也。天命之說非與。曰。若歸諸天命。則不可言志行。又豈君子待否之心哉。

位正當者何。曰。言有大人之德。而又位正與之當也。故位不足則不尊。德不足則不信。德位兼備。而又有苞桑之懼。斯不可休否乎。

同人

顓問。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何。曰。文明則不言而信。健則不行而至。中正則不約而應。程子曰。同人者。天下大同之道。聖賢至公之心也。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

類族辨物者何。曰。族有邪正也。類其族而不仁者遠。物有善惡也。辨其物而暴政息。

又誰咎者何。曰。言在門內則有私矣。故親狎昵則疎遠忘。分內外則町畦立。出門同人。四海皆兄弟也。又誰咎。

安行者何。曰。小人見善則必嫉。善至則無間可投。四夷窺夏則必侵。夏實則無隙可抵。故君子防意如城。

困而反則者何。曰。尙勇不終而歸于讓。求利不遂而歸于義。雖非君子之純也。比于死于勇利而不悔者有間矣。

同人中直。何以相克。曰。以先直而不遇。故相克耳。若夫致于奸讒。與賢者疎遠。至亂而不敢動者。可謂先

笑而後號咷矣。噫。

大有

顓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何。曰。其惟剛明之聖人乎。是故非至明不足以察天下之善惡。非至剛不足以行天下之賞罰。此奚異於天哉。故王輔嗣曰。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矣。司馬公曰。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

初九無交害者何。曰。大有之時。人所易忽耳。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積中不敗者何。曰。毅也。素有材力也。大車以載。弘也。弘而毅。於天下無難矣。詩云。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小人害者何。曰。張子曰。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之臣不能通。故小人弗克。

明辨哲者何。曰。言知幾也。書云。滿招損。謙受益。詩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其皆匪彭之意乎。

六五既信以發志。又何以易而無備。曰。人心險於山川。禍患生於所忽。

謙

官問。君子之終者何。曰。言有君子之德。斯能謙而有亨。不然。則雖謙也。尊而不光。卑而可踰矣。

裒多益寡者何。曰。此夫子懼人之謙而不知變也。故宜謙而不謙者爲寡。不宜謙而謙者爲多。豈平施之謂乎。觀此。可以知一貫矣。

萬民服者何。曰。王輔嗣曰。履得其位。羣陰所宗。上承下接。勞謙靡懈。是以吉也。

不違則者何曰君子以謙事上則上不以爲侵也以謙處下則下不以爲陵也无不利撝謙上下之心皆爾安矣其知則乎

征不服者何曰記不云乎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張弛之意也此之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鳴謙志未得者何曰惟志未得故自聲其謙如又能征邑國焉已私去而志可得謙不必鳴而人自信矣

六二鳴謙亦自聲乎曰六二中正惟自然耳以謙有聞之說非歟若是則當云謙鳴也且于鳴謙之體亦礙故程子曰積中發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

豫

九儀問豫何以作樂崇德曰周茂叔曰三綱正九疇敍百姓泰和乃作樂焉夫人心未悅則雖奏以咸英韶護祇滋帝考之怒耳故鐘鼓非樂也

志窮凶者何曰程子曰小人處豫而爲上所寵其志意滿極至發于聲音輕淺如是必凶也

以中正者何曰朱子曰上下皆溺于豫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也

志大行者何曰君子之得位也上使君樂得其道下使民樂得其所斯其志也然必勿疑朋盍簪者斯能致之不然四以剛而近暗主其能免乎

中未亡者何曰體肥而中心亂者死症也體弱而中心存者雖有疾恆不死矣滋之以正疾且瘳焉又何外寇之懼侵程子曰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于專權之臣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

隨

書林問隨元亨利貞何以天下隨時曰君子以從道也天下莫大于時時不外於道道不外于元亨利貞穆姜之言其知此乎故易非謂卜筮

響晦宴息何曰澤中有雷將以時發也響晦宴息將以時行也故君子語默動靜如陰陽晝夜從正吉者何曰官有渝而不貞所主以爲變而隨者亦非也故出門交有功不失者存在我之正也官有渝貞吉者擇在人之正也程子曰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猶惡也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張子曰凡所治務能變而任正不膠柱也

弗兼與者何曰爲善而不去惡善亦不進去惡而不進善惡亦不去矣既係小子而能復得丈夫者未之有也

明功云何曰其子思所謂著則明有孚在道以明人且動而變矣何凶之有苟於道未誠誠而未明雖隨有獲人不信矣何功之有程子曰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唯孚誠積于中動而合于道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強

之過.

上窮者何.曰.程子所謂周之王業亨通於西山時也.亨之訓如何.曰.周室祭岐山.恐未爲王.

蠱

九儀問.天行云何.曰.事不謀始.蠱之源也.事不慮終.蠱之流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兼始終而究之.鮮不合于天道也.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嗣輔之訓.其殆是乎.辛丁之說非與.曰.何新巧乎.何新巧乎.振民育德云何.曰.山下有風.舊物雖壞而新物復生.君子作新民之景也.育德非治已乎.曰.非有德之人.其能振民以育德哉.

意承考者何.曰.忠臣孝子之事君父也.伺其小疵而救之.況覩其迹乎.察其邪思而止之.況殞其名乎.事已僨而后諫.名已敗而后言.其事雖濟.考之志已傷矣.知忠孝者不爲也.禮曰.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張子曰.處下不係應于上.如子之專制.雖意在承考.然亦危以柔巽.故終吉也.

得中道者何.曰.子幹母蠱.其因時制宜而巽以行權乎.左師觸龍爲似之.若肆剛直于暗主.祗見其尤耳.惡能有濟哉.

志可則者何.曰.君子之道.使萬物各得其所.非直不苟於進退耳.故蠱之上九.聖人與其志不與其道.

臨

詔問消不可久者何.曰.大亨以貞.雖天之道也.然八月之消.亦天道耳.易其謂君子謀者深矣.故程子曰.

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孽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象云何曰惟教能容乎民猶地能容乎澤耳是故君民之上下猶地澤之尊卑程子曰無窮者至誠無斁也

志行正者何曰陽德在下四自求之感之以道非爲諂也偏臨之說非與曰卦惟一陽則可言程子曰咸感也

未順命者何曰六五柔暗之主其命未必皆當也如九二舍我所學以從之豈曰感之以道哉故孔穎達曰卦酌事宜有從有否也

至臨位當者何曰此其心可謂樂善好士之至矣無他技者斯人夫

行中之謂何曰此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君之智也與用術力者異矣

志在內者何曰其心之所存者深乎非人之所能知也古之人有行之者陳寔之處張讓管甯之居遼東是也

詔問神道云何曰中正而誠耳天與聖人一也是故中正而有孚顒若卽神可格矣天下有不服乎

省方觀民設教云何曰聖人以盡神也是故觀盥而不薦者聖人之體省方觀民者聖人之用

小人道者何曰聖人在上而童觀所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亦可醜者何曰伺隙而讒賢投間而惑主斯其人眞妾婦耳烈女貞婦不願爲之班也丈夫不假言矣
尙賓者何曰斯時也上有好賢之主下無妬能之人所不尙慕以爲賓者不才者也周史筮陳敬仲之生
如何曰雖有之亦偶中之言耳
觀我生何以觀民也曰明民爲五之所生也我生皆君子焉天下化中矣斯無咎六三亦爲觀民乎曰民
亦臣之所生也三視民之善惡以爲己之進退耳三四所進有近有遠故所觀有上下惟上九無位則
觀己之生耳故變我爲其也
志未平者何曰傳不云乎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其生雖君子其志猶以爲獨善也

噬嗑

噬嗑何以利用獄曰程子曰凡天下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閒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
貳間隙者蓋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
柔得中以上行利用獄者何曰温良長者而所處得中復有高明之見其於折獄何有若暴悍之人肆其
聰察則民不獲其情矣
官問明罰勑法者何曰電天下之至顯也雷天下之至威也電不雷爲玩民雷不電爲罔民明罰勑法雖
有暗昧強梗者無弗去矣

乘剛者何曰去暴不嚴是長奸也克己不力是習欲也夫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沒其鼻根株悉拔矣於咎何有書云除惡務本

位不當者何曰身正則民不令而行德明則訟不聽而無腊肉遇毒豈其民之罪哉我不中正耳然腊肉不可不噬也故小吝無咎

利艱貞吉何以未光也曰噬乾胏必得金矢剛直以爲斷斯其人固已不能大畏民志矣

貞厲無咎何以得當也曰既得黃金以中斷而又守正懷危以防之則足以變其位之不當矣又何乾肉之難噬金矢黃金非鈞矢之說乎曰欲訟先納黃金三十斤世無此富人法無此先王貧者又何辜也

賁

保之問天文人文云何曰柔來文剛坤入于乾剛而以柔行之則弗折故亨也剛來文柔乾上于坤柔而以剛飾之則不廢故小利有攸往小者陰也柔也地類也文明以止則錯綜經緯無弗有條而止于至善其亦天文乎

賁之象云何曰山下有火明而止也敢於折獄則有未明民情而妄刑者豈明止之意哉

義弗乘者何曰程子曰君子脩飾之道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不當則舍車輿而甯徒行衆人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

與上與者何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與高賢在己上者而與起固不可乎

終莫之陵者何曰適意之地易喪所守合志之徒易溺所好永貞而處二四之間賁如濡如亦何傷乎

六四當位疑者何曰三爲之疑也匪三之寇翰白馬豈有不遇初之婚媾者哉終無咎者邪不勝正耳注曰或飾或素內懷疑懼也

六五之吉有喜者何曰六五才弱而心虛賢者享儀而不以物丘園之英有不輔以成治者乎喜而后可知也

剝

保之問既不利有攸往又曰天行何曰能尙消息盈虛順時而止雖不行猶行耳是故不冬不春不夜不晝天道也不語不默不出不處人道也天人之理其究一也

剝象何以言上下曰言上下一體也故下剝則上危

滅下者何曰滅其下則君之足折矣此小人防賢之始也

未有與者何曰程子曰言君子未有應與徒與也不然不至辨矣張子曰雖陰類然志應在上二不能進剝陽爻徒用口舌間說力未能勝故曰未有與也然志在滅陽故亦云蔑貞凶也

上九之象何曰碩果在上而不食將以復生也君子得輿而民載將以求生也彼小人者終何用哉

復

挺問臨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何曰此聖人扶陽之意也於其去也以月言遲之也於其反也以日言速

之也。七日猶八月耳。猶曰七月之日八月之日也。月。陰言也。日。陽言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剝之時豈無此心。至動之端而始見也。張子曰。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卽生。更無先後之次。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也。

閉關不省方者何。曰。善方生而遽撓之以物。方寸亂矣。閉關不省方。其所養者固也。既曰先王又曰后何。曰言下則商旅不行。上則君不省方。皆先王體復以垂治也。

以脩身者何。曰。如知戲言之將出也。緘其口而不發。如知戲動之將舉也。禁其足而不行。如知邪念之將興也。制其心而不肆。夫有失而後悔。不失。何悔之有。程子謂顏子無形顯之過者。其是乎。故元吉。

義無咎者何。曰。惟其頻失也。足以殞身而喪名。亡國而敗家。惟其頻復也。則昨鳥獸而今聖賢。夕桀紂而朝堯舜。美足以蓋其愆也。故無咎。

以從道者何。曰。其始諂于羣小而不知。中行而見賢人焉。其志勃然而興應矣。當是時也。偕儕輩以同征。有墮陷阱者焉。有入荊棘者焉。而己獨坦然於周行之上矣。是以君子愼所交也。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中以自考者何。曰。其復也久而不改。深而不露。斯豈外人所能知哉。惟中以自考耳。如有未敦。其無悔乎。

反君道者何。曰。君道貴明也。昏迷不復。凶可知矣。故行師大敗。十年不克征也。昔鄭游吉聘楚而歸。謂公

孫舍之曰。楚子將亡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所謂迷復也。未幾。楚子卒。若吉者可謂知占矣。

无妄

鸞問。無妄之往。何以天命不佑。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在無妄而往。則入于妄而匪正矣。匪正則違天命。天命豈順我乎。其何以行之哉。

茂對時育萬物者何。曰。其至誠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者乎。可與窮神知化矣。

未富者何。曰。君子口無擇言。非欲其人之悅也。而人莫敢或議焉。身無擇行。非欲其人之感也。而人莫敢或違焉。是其不耕不菑。無所爲于先。不穫不畬。無所冀于後也。斯人也而不可以有所往哉。

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何。曰。六三之位不當耳。其在闤闠之間。市廛之際乎。程子曰。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爲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爲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爲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

不可試者何。曰。君子存誠則邪自閑。舍誠而逐邪。邪斯爲敵。君子舉直則枉自錯。舍直而攻枉。枉斯爲仇。是故干羽舞而有苗格。碩膚孫而管蔡誅。

九儀問。窮之災不見有入妄之意者何。曰。但以當无妄之極。處至高之位。遂自信而旁若無人。夫行而不復審處。故有眚無攸利也。

大畜

能止健、大正者何。曰。程子曰。人之蘊畜。宜得正道。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

潮問。畜其德云何。曰。以天而入于山。其理尙有所遺乎。以山而包乎天。其學尙有所缺乎。夫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誦說而已也。蓋入于耳。通于心。得于人有諸己也。不然。以非爲是。以虛爲盈矣。故曰無此不足以爲德。有此不足以爲德。有而無焉。斯德矣。

不犯災者何。曰。樂進而不知阻。貪利而不知害。小人之道也。初九剛明有厲利已。可與知變矣。蓋審進退存亡之幾。守禍福吉凶之介者也。

中無尤者何。曰。道以至而極。學以中而成。其中在行。白馬翰如不爲速。其中在止。輿脫其輹不爲遲。故仲尼有接淅之行。子騫有汶上之在。夫旣說其輹矣。險不能折軸。金不能梶輪。而輿中之物固自如也。

上合志者何。曰。燕朋逆其親。燕辟喪其志。故君子愼所交也。夫良馬相逐。則其進無疆。日閑輿衛。則積中不敗。而器械嚴明。不亦可往乎。詩云。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六四有喜者何。曰。治下以事上者。童牛之牿。下無頑民矣。有不獲其上乎。程子曰。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于初則易。旣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尤當預備也。

六五有慶者何。曰。君子以力制慾。慾益熾。以氣制忿。忿益張。以利取士。士益卑。以兵弭盜。盜益橫。故君子之治己也。明理以制欲。思難以制忿。其治人也。身道德以率士。先教養以弭寇。其豶豕之牙乎。

道大行者何曰上九積久而盈畜極而通可謂萬物皆備於我矣當是時也乘雲而往鞭風而行輪日月以周遊鼓雷霆而歷覽眞在天之衢也其諸旁蹊曲徑皆不足道矣

頤

潮問頤貞之吉何以觀其所養及自養也曰觀其所養者忠信重祿皆正人則天下治觀其自養者言語飲食皆正道則君德成然必先自求口食而後能養賢也故卦辭云云所養非養己之道乎曰以二自字觀之知其爲養人也

頤何以愼言語節飲食曰言語愼則有以正天下之令而民性復飲食節則不至耗天下之財而民生遂此君子養正之爲大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者何曰六三拂頤之貞則上而竊君之祿下而剝民之財何所不至哉斯人也當其時自以爲得志矣其終何所利乎孔穎達曰養上以諂媚則于正道大悖亂故見棄也

顚頤之吉何以上施光也曰在初九則爲枉己而徇人舍義而趨利故雖有剛明之才如靈龜然亦不足貴也在六四則爲舍己而從人以貴而下賢故雖有虓逐之欲如虎視然尤見其光也上下異位取舍異用易其通矣乎

居貞之吉何順以從上也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于六五見之矣儀曰六二顚頤拂經何以凶曰在六五而順上九爲貴德尊士在六二而乘初九爲凌賢攘善

由頤厲吉、大有慶者何。曰。知天下由己以養也。正身以格君心者。危言危行而無一時之或安。求賢以及萬民者。握髮吐哺而無一事之或甯。故慶也。張子曰。由頤自危然後吉者。下有衆陰順從之慶。利涉大川。蓋養賢然後可動耳。

大過

曹林問。大過既本末弱。何以又利有攸往亨也。曰。當過時之事。非有過人之材者。不足以濟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過人之材也。又何棟橈之足患。

大過何以言澤滅木。又何言不懼無悶也。曰。在地之物。莫高于木。以澤滅之。則足以懷山襄陵矣。在世之靈。莫高於人。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而過之。則足以超羣出類矣。不懼則非諂俗。無悶則非計名。程子所謂天下非之而不顧。舉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如未有遯世獨立之行。而不懼無悶。是妄人耳。

柔在下者何。曰。白茅亦柔物耳。故君子懼其自用也。必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懼其無本也。必資於事父以事君。資于事兄以事長。

老夫女妻。何以過以相與也。曰。言其相與之過。非常夫婦之可及也。故在難之君而獲撥亂之臣。其情甚於魚水。起家之父而遇克家之子。其心通乎鬼神。是枯楊而生梯。剛而能柔。分言之雖各過。合言之則共中也。

棟隆之吉。何以不橈乎下。曰。爲善而阻于邪言。則不足以道遠。輔世而惑於小人。則不能以任重。夫下也

者。卑佞之徒也。是以君子深惡夫初六焉。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何可久、亦可醜者何。曰。舍忠信而惟事巧言令色。棄老成而惟任詞人墨客。其枯楊生華老婦士夫者乎。尋且殞身而喪國也。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坎

鸞問。習坎何以言維心亨。曰。當險之時。身與天下國家之亨。不可得也。剛中在內。故維心亨耳。雖然。以此而行脩齊治平。亦可必矣。故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儀問設險云何。曰。設險如天。使尊卑之分凜不可犯。設險如地。使經緯之限截不可越。其惟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乎。

常德行、習教事者何。曰。德行常。則己私之險。不能溺天理。教事習。則民心之險。不能阻王化。此君子變險之學與政也。

求小得。何以未出中也。曰。言中在內。未出而用之以濟天下之險也。故曰求小得。蓋以無正應耳。未出坎之中者非與。曰。象固是也。張子曰。險難之際。弱必附強。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求小得。然居險中。故未出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者何。曰。人臣之事君也。文以虛辭。侈爲大言。是褻君也。不量君之所能而任己所至以爲言。是閉君也。褻則非誠。閉則非明。六四剛柔迭用。惟變所適。竭誠以發其志。因明以通其暗。非有志

於濟險者。能如是乎。樽酒簋貳。奚句乎。曰。從小象。
坎不盈。何以中未大也。曰。如厥中高大。視四方如在其下也。安能爲之坎乎。惟其未大也。故亦在險內。將未滿耳。如加以祗敬之功。存養擴充。以起其中。求賢用士。以助其中。則可以治周道之平。九夷八蠻皆來王矣。又何咎乎。

離

九儀問。離既利貞。又何以畜牝牛吉也。曰。猶之脩身焉。行順正之事耳。猶之爲政焉。養順正之賢耳。然非明則不能也。故力行貴致知。安民貴知人。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者何。曰。君雖明矣。而猶繼之以明臣。則窮岩蔀屋之下。鰥寡孤獨之輩。舉無所遺矣。書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其大人乎。大人者。不自用而用人之人也。世襲繼照之說如何。曰。能照四方于當時者。必能照之于後世。張子曰。人患惰于博覽。惟大人能勉而繼之也。
履錯之敬何以辟咎也。曰。跬步之差。終身之累也。片言之諾。百口之嘲也。當麗之始而不敬。奚足謂之剛明乎。敬之如何。曰。如擇主而仕。見賢而友。量時而動。順理而言。皆是也。
黃離元吉。何以得中道也。曰。六二離乎中道。則上以格君者。皆剛柔之濟。而下以成俗者。得寬猛之宜。其吉有不元乎。
日昃之離。何可久者何。曰。不能貞而樂者。則必死而憂也。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張子曰。存吾順事。沒

吾甯也。其鼓缶而歌之意乎。

六五之吉、離王公者何。曰。六五迫於上下之剛。而以麗王公之道處之。斯吉耳。苟不知憂懼自責。而以權力術數如伯政焉。其患可坐而待也。故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王用出征以正邦者何。曰。人情麗久則玩心生。玩心生則傲慢長。傲慢長則寇戎興。折首匪醜。可謂仁義並用。民安而邦泰。此師之所以嘉也。然非明以察爲惡之大小。剛以立行師之威愛者。不能也。故當離之上九。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二

咸

顓問。觀其所感。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曰。天地之情曰生。萬物之情曰好生。非其感也。其何以見之乎。恆能見天地萬物之情者何。曰。其惟變化乎。不然。則天地聖人之用息矣。橫渠張子曰。咸不可止。以言夫婦之道。蓋或同或異。或以相悅。或以相畏。以愛心來者自相親。以害心來者色自別。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實相感也。

咸以虛受人者何。曰。自僞者不足與有明也。自實者不足與有能也。確如山。悅如澤。忘私而順理。將天下之志可通矣。

志在外者何。曰。初六位卑。不足以觀乎人。人微不足以動乎人。然有正應焉。故其志則在天下國家矣。雖凶居吉。何以順不害也。曰。言二咸腓而動。雖凶也。能順乎理而得其所居以動。斯免夫。本義訓居爲靜如何。曰。與小象雖字不合。

所執下者何。曰。咸股以感在上之人。德不足以動其好。材不足以動其求。是隨在下。小人以往。其所見亦卑矣。是故衛鞅以景監車裂。孔光以董賢招尤。

志末者何。曰。程子曰。五上係于上六。下係于六二。咸人之志淺末焉。是以當咸脢而背私心也。不然。四也

且朋從爾思而況于五乎子夏曰在脊爲晦。

恆

增問終則有始者何曰言能變也夫子又不云乎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不能利貞而知變焉其何以恆亨無咎乎是故夏之忠不可以治商之民商之質不可以治周之民循是損益皆不得已而然也日月得天者何曰得天終則有始變化之理也四時聖人皆謂此耳孔氏曰變通隨時方可長久立不易方者何曰既動而順又易方焉是淪常道也不易方者非泥也君子懼誘于其物也始求深者何曰常道可守也不可淺也淺而深之則反常矣況于始乎故下學所以上達索隱所以敗俗非求于九四者之說乎曰借四爲言耳

無所容者何曰不德之人已不用恥矣人亦莫之恥也惟不恆其德者有至焉有不至焉人將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其君子則絕交其小人則肆謗羞也紛然而來何所容乎故脩德者必熟而後已詩云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久非其位安得禽者何曰君子久于仁義之政則下足以化民久於仁義之謨則上足以正君舍是而恆焉則雖術之如彼其詐也行之如彼其久也祇以滋亂耳田也何所獲禽乎詩云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從一而終者何曰古之忠臣節士不事二君者可謂婦人貞吉矣從婦凶者何曰唐元宗之于李林甫宋神宗之于王安石可謂夫子之凶矣曰太甲成王之於伊尹周公何以不凶曰是從其賢也非從其婦

也。從其賢猶從一而終也。

大無功者何。曰仁將熟而一欲之不忍。前仁盡廢矣。義將精而一利之不制。前義盡棄矣。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其振恆乎。

遯

問遯亨小利貞。何以浸長也。曰。當遯之時。小人方浸長也。若大有所正。顯有所爲。其難可立而至矣。剛當位而應。與時偕行。不亦小利貞乎。

遯何以遠小人而嚴也。曰。君子言雖遜而正。行雖謙而危。故疾之則無瑕。詆之則無隙。故曰市朝有山林焉。商賈有巢許焉。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

不往何災者何。曰。既失幾而后遯。又臨危而遽逃。斯是以爲災乎。責小而位卑。晦處而靜俟。又何災。

不可大事者何。曰。陽剛之賢。方遯而有所係。則不能遯矣。此臣妾之輩。肆爲姦讒以害我之時也。若大正之。其禍可立而至矣。包容含蓄。不露圭角。斯免夫。昔者陳寔之處張讓。狄仁傑之處諸武。蓋由是道也。詩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以正志者何。曰。密其謀非以爲邪也。社稷之基自此立。隱其行非以阿黨也。危亂之機自此消。如是之遯。不亦嘉乎。故五曰正志。二曰固志。君臣同心。其所以防禦人者密矣。誰其係而好之者哉。故張子曰。二居君臣正合之位。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矣。

肥遯何以無疑也曰其中心蚤有所見者乎誰其係而好之者哉子夏曰肥饒裕也

大壯

景童問大壯利貞何以剛以動故壯大者正也曰天下之政不外于大天下之剛不外于正一理而三名大壯何以非禮弗履曰天下莫剛于天理莫柔於人欲振也慾焉得剛其孚窮者何曰位卑而言高交淺而謀深居近而圖遠力小而任大壯趾之志雖非求榮達也亦且窮而凶矣況志在榮達者乎

九二貞吉何以中也曰書不云乎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故壯而不壯斯壯矣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者何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以制之如羝羊觸藩以羸其角故雖貞亦厲也故君子以德化不以智窮程朱二傳以罔爲無亦通

藩決不羸何以尙往也曰非壯于大輿之輹者其能然乎斯其人可謂力足任重而材足以過險其往也又何所礙哉

喪羊於易位不當者何曰位雖不當道乃當也詩云魚網之設鴻則罹之朱子解羊爲五之壯程子解易爲五之和當兩取也

晉

挺問晉彖何也曰明出地上無所不照雖百姓亦昭明矣順而麗乎大明君臣同心小人難容奸矣柔進

上行。變無斷之資而爲高明之主。此康侯所由以行其志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亦其時之宜然乎。晉何以自昭明德。曰。此君子治己以治人也。故小人之所進。君子之所退也。君子之所進。小人之所退也。獨行正者何。曰。言四雖初之正應也。然進不以正。貪而嫉賢。則不我應。初之行正。不亦獨乎。裕宜乎其然也。程子曰。苟未見信。則當安靜自守。無急于求上之信。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失於義矣。蓋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

六二亦貞吉也。又何以受福。曰。六五之志。猶可通焉耳。司馬君實之於宣仁是也。故苟有用賢之主天下。雖婦人猶可爲也。而況于以天子行之乎。然如不用何。愁如者。恐懼憂患之謂。蓋上疑六五之不斷。下防九四之見害也。

衆允之。何以志行也。曰。其改過乎。善日進高明以思齊羣賢者乎。人皆信之。悔宜其亡矣。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鼫鼠貞厲。何以位不當。曰。言位不當己之德也。德不中正而據高位。位也適足以濟其貪耳。詩云。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往有慶者何。曰。柔弱之君。多聽左右之言。與賢者疎遠矣。失得勿恤。可謂上不恤晉角之勢。下不恤鼫鼠之讒。而惟親中正之賢也。斯往也。將天下可爲。吉無不利。宜乎其然。

道未光者何。曰。當是時也。位已崇。富貴已極。可謂晉之于角矣。惟伐邑自治其私。雖危厲吉無咎也。然不

知以盈滿自裁。至是始自治以保位。故又貞吝。斯夫子謂道未光乎。

明夷

詔問。明夷利艱貞。何以言文王箕子也。曰。羑里之囚。傷其明也。其天乎。徉狂之利。晦其明也。其人乎。在天者不可求。在人者不可不勉。文王箕子有安勉之異。

泣衆用晦而明者何。曰。其不教之教。不令之威乎。將天下陰受其化矣。

義不食者何。曰。王弼曰。絕迹匿形。不由軌路。曰于飛。懷懼而行。不敢明顯。曰垂翼。然皆見之早也。故三日不食。接淅而行也。主人有言。衆人固不識也。昔者叔孫豹初生。其父得臣筮得此爻。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後穆叔果遇婦人于庚宗。生豎牛。何曰。雖謂穆叔見之不早可也。如其早見而不動于欲。豈至是乎。

順以則者何。曰。夷于左股。行不順矣。用拯馬壯。可謂求賢以輔其不足而將有爲也。其知則之當順者乎。

蓋從九三而言也。

獲心意者何。曰。程子曰。入于左腹。其交深矣。獲明夷之意。奪其志也。于出門庭。斯行之于外也。嗟夫。用是道者。其王安石之於宋神宗乎。當時也。君子猶欲有言。其不折肱者幾希矣。是以君子辯之於早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醫書。心在左腹。

箕子之貞。何以明不息也。曰。天人之一也。天之陽未嘗盡消。人之善未嘗盡亡。故君子保其身以有爲也。

洪範之陳。其天乎。其人乎。

家人

官問。家人利女貞。彖何以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曰。有禹文則有塗山太姒。有桀紂則有妹喜妲己。女貞者。家人之本也。然皆丈夫表之耳。丈夫而苟耶。女不貞矣。故女正位以下責乎男。嚴君以下責乎爲父母者也。

言有物、行有恆者何。曰。辭能居業謂之物。行能信人謂之恆。此種火之本。起風之機也。

志未變者何。曰。事已僨而后捄其策。則不善。家已衰而後振其力。則不易。初九而閑其家。骨肉之情無間。雍睦之化自昭。又何悔之有邪。書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六二之吉何以順以巽也。曰。牝雞之晨。身與夫而並殲。蠶織之休。家及國而俱殞。中饋而在。則事神養老之需。軍國賓客之費。佐乎夫君者亦多矣。又何必自遂哉。

順正位者何。曰。上逆其君以聚斂。下逆其民以施奪。雖富如季氏。謀如安石。皆非順也。故兄弟和順。則財不私積。出入有經。則國用不匱。方夏甯而四夷賓。皆大吉之美也。

交相愛者何。曰。孟子曰。無仁賢則國空虛。王至有家。其人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庶事可勿問矣。吉又何疑也。

反身之謂者何。曰。家過盛則驕泰之子生。財極足則淫奢之徒出。有孚威如。言主家者之言行無時而可

易也。論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

睽

九儀問。悅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何以止小事吉。曰。志之始求合也。爲之則以漸也。舉之不太過也。故小有所事以濟睽也。然而大同自是乎基矣。遜曰小利貞屯六五小貞。皆此類乎。

以同而異者何。曰同而不異。墨翟之廢義也。異而不同。楊朱之賊仁也。理一而分殊。于天下無難也。程子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

避咎者何。曰始睽而見惡人。彼將不復爲異而自化也。如既睽而後求見。于事則無濟。于己則損德。淄磷已甚。故有悔而喪馬者。見惡人也。悔亡而無咎者。自復也。

未失道者何。曰舍肉之事。非君子所宜行也。穎考叔則爲之。屨踊之價。非君子所宜識也。晏平仲則言之。崇孝而省刑。又何失道之有乎。夫巷也。雖閭閻之小徑。內可以通朝市。外可以通四海。于道未嘗有礙也。

位不當者何。曰處不中正。而復柔懦以利人。其能有立且行乎。是以後曳其輿而前掣其牛也。斯人也天且劓之。謂其昏暗無所聞知也。若遇剛明之友。斯免夫。程朱以天訓髡。非與曰。改經而訓。予未之敢安也。

往有慶者何。曰膚噬則肝膽心肺之相照矣。又何睽之不能濟哉。

羣疑亡者何曰陰陽和則中道見時雨降則萬景新於是豕洗其塗鬼弛其車弧解其膠矣然後知婚媾之不至非彼之罪實己之未往也蓋傷於明之太過耳

蹇

增問蹇利西南何以往得中也曰天下之道惟中正則無危險以九居五斯往也其免夫故利見中正之大人則可以正邦矣

反身脩德者何曰君子之遇難也怨天誣也怨人妄也誣與妄阻莫甚焉反身而脩德克己之仁待時之義處難之智固窮之信兼之矣又何蹇

宜待者何曰言是來也非既往而復還也卽不往而待之耳斯人也爵祿不得而餌勢位不得而迫其所守者可知譽何如也

終無尤者何曰義之所至利莫大焉忠之所極順莫過焉終無尤者夫子之進忠臣也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內喜者何曰九三往則過蹇不往則還得其所矣安處善樂循理中心之喜可知也今有丈夫從役于外也不往而處其室家之喜何如哉

當位實者何曰以六居四乃實當位非僞也既以實而來何所不連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中節者何曰人君偏聽小人雖有忠朋去之先矣故臨難而莫救也九五中正讒邪無自而入當其大蹇

也。匪躬之臣。胡爲而不來乎。

解

顓問。解來復吉。何以得中也。曰。當蹇之時。以失剛中之臣也。難既解而來復。得此剛中之臣耳。西南之利。可謂平易近民者也。衆其有不得乎。若或有攸往而不夙。則禍幾除而復作。業垂成而復壞。前功盡棄也。故夙吉者。往有功也。故失剛中之臣。雖九五亦蹇。用剛中之臣。雖六五亦解。進賢爲大也。赦過宥罪者何。曰雷者。天之義也。不義則民不威。雨者。天之仁也。不仁則民不懷。故雷雨作解者。言既懲其過罪矣。故可赦而寬之也。孔氏曰。赦。放逸也。過。失誤也。宥。寬也。罪。故犯也。義無咎者何。曰當解之始。以初柔而濟四剛。可謂不折不廢矣。故無咎。

九二貞吉、得中道者何。曰君子之于小人。絕之太過則怨深。懲之不及則害長。此后世調停之說也。若得黃矢而去三狐。深中邪媚之病矣。其能復行乎哉。

未當位者何。曰惟其己位未當而不正。斯小人易親而君子易遠也。若九四解去初六之拇。陽剛之朋。斯孚之矣。蓋世未有依違于邪正之間。而能有濟者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者何。曰六五柔尊。羣邪之所共趨也。衆奸之所咸附也。於是迷惑其心使不正。纏綿其足使不行矣。故君子惟有解去此輩。不爲所羈縛。則吉矣。然使小人未退。猶未驗其能有解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以解悖者何曰蓋解其既降而復返者也其周成王之誅奄漢高帝之伐陳豨乎故曰登墉而射隼也弓矢之器如之何其勿藏然則放馬牛罷兵歸家者已早乎

損

保之問損而有孚二簋應有時者何曰二簋用享即損而有孚也蓋事神之誠即取民之孚也養神之儉即損民之節也損而有孚蓋于法不違于禮不悖薄于自奉信于自足是以雖二簋可用享也故有元吉應有時者何曰其曾子所謂國奢示之以儉之意乎

懲忿窒慾者何曰君子不忘則不存不失則不得故忘其忿以存親也失其慾以得理也雖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也

尙合志者何曰位卑而上志不合其能行乎然居下而任重功成而受美鮮不及矣故程子曰已事遄往不自以爲功也酌損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嗚呼量力而動見機而作者知矣哉詩云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中以爲志者何曰天下之道中而已矣是豈可損乎故弗損乃益之也其天下之化中乎故曰利貞征凶三則疑者何曰猶書言任賢勿貳乎然則古之舉八元八愷者不已多乎曰其實一也如其一也雖百辟庶士奚其多

亦可喜者何曰改過不速則成惡去疾不速則成病故喜聞過者不憚直友樂去疾者不忌良醫損疾使

遄又何咎耶。

自上祐者何。曰。十朋之龜。天下之至寶也。六五虛中居尊。受而從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業。以定天下之疑。何往而不可哉。故弗克違者。雖欲拒之不能也。非天啓其衷乎。大得志者何。曰。君子散財以發身。小人忘身以殖貨。弗損益之。取其心矣。其不得臣無家乎。無家者。天下一家也。

益

世甯問。益既言損上益下。其道大光。又言中正有慶、木道乃行、日進無疆、其益無方、與時偕行者何。曰。其道大光。非違道干譽也。皆中正有慶耳。若是則仁德廣被。是木道乃行也。故益動而巽。德行政事日祇于無窮矣。猶天施地生。其益無方也。蓋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耳。子夏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盈曰益。

象云、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何。曰。過不改則善不遷。風不烈則雷不迅。昔者仲尼之誨七十子也。問善者皆告之以其過。其益乎。

下不厚事者何。曰。王輔嗣曰。時可以大作而下不可以厚。事得其時而無其處。故元吉乃無咎也。元吉者何。曰。言天下之大謀。非好名也。任天下之大事。非利己也。

損益二五。何以皆弗克違十朋之龜也。曰。六五虛中居尊。樂取天下之善者也。雖天且佑之矣。況于人乎。

六二虛中任事。樂受天下之善者也。雖天且通之矣。況于他乎。

益用凶事、固有之者何。曰。凶事者。如震撼、擊撞、盤錯、紛結、黯暗、汙濁、險阻、患難之類。蓋皆使之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是故不孚則上不信。不中則上不從。不用圭則越職而犯分。鮮不及矣。昔汲黯矯制振貧。趙充國之屯田先零。其固有之者乎。

以益志者何。曰。撥亂而反正。舍危而就安。其志豈以損天下哉。公也。如之何其弗從乎。蓋告公之道。雖本中行。而尤貴于誠也。中而誠。雖遷國可也。

莫益之、或擊之。何以皆自外來也。曰。程子曰。苟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信斯言也。義利之間。盈虛之際。其吉凶之門乎。

夫

詔問。既曰所尙乃窮。又何以其危乃光也。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徒言也。尤以其身耳。是故揚于王庭。孚號有厲。言決也。告自邑。不利卽戎。身決也。蓋身之不治。而惟言之是尙。人將議我。如之何其去人哉。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夬之象何。曰。施祿及民。夬之利也。居德防讒。夬之義也。故君子散財以發身。正己而正人。如是而小人不去者鮮矣。

不勝而咎者何曰位卑而無正應言之無與爲倡也行之無與爲隨也以其憤心而往豈惟蹶其前趾將終身俱仆矣則何益哉

有戎勿恤得中道者何曰惕號人所難能也莫夜人所不知也可謂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剛而能柔中尙有失乎戎且去之奚恤耶

君子夬夬終無咎者何曰壯頄遇剛也非君子之夬也獨行遇雨若濡則君子之夬道也其志密矣人雖有慍又奚咎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既曰位不當又曰聰不明者何曰惟其不明是以居不安行不進耳

聰不明者何曰張子不云乎一陰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四獨乘之故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爲力易溺於所趨者必不能用故聞言不信也

中未光者何曰比于上六故耳若中行則免矣程子言雖行于外不失中正而未能心正意誠恐非也夫人心不正意不誠而能行中者耶子夏曰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終不長者何曰愼始也始而能反乎正其終豈至于無號乎

姤

官問不可與長者何曰奸邪足以敗國鬬訟足以殄世牝鷄之晨可以索家皆女壯也又何長之有

施命誥四方者何曰天下風行無物不遇后爲施命誥四方無人不化

柔道牽者何曰此聖人待小人之仁也初陰而係于金柅斯勿見凶矣不然如羸豕蹢躅祇自取害耳以羸豕曉君子者亦通

義不及賓者何曰君子防其始則其終可救也謹于微則其著斯善也夫包有魚者其叔敖之瘞雙首蛇乎又奚以害人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九二之道廣矣

既曰中正又曰志不舍命者何曰命天理也卽中正耳舍之在己天其焉往故曰有隕自天也蓋以杞包瓜而含章以處之卽不言之天也子夏曰作杞瓠瓜朱子曰以陽剛中正防始生必潰之陰然陰陽迭運乃理之常若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

上窮吝者何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其姤角之徒乎

萃

鸞問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何以順天命也曰幽孝享于有廟而明利見乎大人何所愧怍者哉故征用大牲蓋非諂神媚人也于天理何逆乎王弼曰聚得大人乃得通而利正也全乎聚道用大牲乃吉聚道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

除戎器戒不虞者何曰其順以說乎苟未順民心而使之悅則戎器爲瀆武也

其志亂者何曰爲善而力小親仁而志弱方有所爲而羣小譁然是以于有孚之正應不終乃亂乃萃也

勿恤一握之笑而若號呼君子斯善補過矣

中未變者何曰六二柔順中正而有正應其引五以聚也蓋道之以正而開之以誠是其中心孚乃用禴耳又何變于羣陰之有

上巽者巽乎上六乎曰上六陰柔非六三之正應也如是而萃眞可嗟而無所利矣夫所謂往無咎者蓋舍上六而往求賢于己者也其九四或九五乎然始恃所合之小人其晚也不利而后遷善故雖無咎亦小吝

大吉無咎何以位不當也曰以不正事君者雖萃乎君民斯怨以不正臨民者雖萃乎民天斯怒大吉無咎言君子以道而變位也

志未光者何曰萃有位非萃有德也如是則有悔矣元永貞焉斯天下信之德充其位志斯爲光也故悔亡

未安者何曰上六小人以媚悅而盜高位是以禍至而齎咨涕洟無所咎也如其德安乎上臨難不懼又何齎咨涕洟之有戒占者如何曰嗟何及矣

升

世甯問南征吉何以志行也曰巽而順剛中而應其所存者可知矣然必用見大人斯可以志行而有慶故元亨也王弼曰以柔之南則利乎大明也巽順以升至於大明志行之謂也

升何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曰其巽以順乎夫順言乎其坤也積言乎其巽也故君子舍信美而求聖神外

致曲而思變化。吾未見其然也。

上合志者何。曰。變昏暗之氣。革柔溺之資。憤卑下之汙。憎狹小之見。起赤子之心。巽剛明之賢。上將憐而與之同德矣。信乎其升哉。大乎其吉哉。

九二之孚。何以有喜也。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之所必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況于人乎。喜而後可知也。

無所疑者何。曰。君子剛則不困。巽則不躓。雖升夫萃。如入無人之邑矣。何所疑哉。傳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是乎。其是乎。

順事者何。曰。言周之王業。通于岐山之日。三分天下有二者。豈有所謂逆哉。人心從而天命歸。乃至順之事斯是乎。其升矣。程子曰。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己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

大得志者何。曰。貞吉升階。則必升堂而入室矣。內無屋漏之愧。外無門庭之寇。坐神聖于九重。極統禦于八荒。其志有不得乎。

困

九儀問。困既亨吉無咎。而又云有言不信者何。曰。語不云乎。予欲無言。

困何以致命遂志也。曰。命者。天之數也。出于無爲。志者。我之道也。根于有生。故命不致則誣天。志不遂則

誠己。故君子致命以遂志。遂志以立命。

幽不明者何。曰。株木無枝葉之榮。幽谷非發生之所。皆在下而陰者也。使少有從善向上之明。豈至于盤處于塊然木根而坐臥不安乎。

中有慶者何。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而不施于時。君子之所困也。然斯其中皆天下之福也。惟候朱紱者求之耳。故利用亨祀。積誠以感君也。若征則有凶。然而志在天下。非有私也。其義亦何咎。

乘剛及不祥者何。曰。六三小人也。而舉逆謀。鮮不及矣。昔者齊崔杼取棠公之妻。筮得此爻。而陳子獨曰不可。後棠姜通于莊公。杼因弑君而自斃。

志在下及有與者何。曰。九四位不中正。而爲二所間。故困金車也。故徐徐之來。固欲求下位之賢以共載也。夫初也既以正應而相與。四又何患哉。程子曰。二以剛在下載四。故云金車。

志既未得。何以中正又受福也。曰。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夫劓刖。則前後左右皆無聞無行之人。五也雖有赤紱。將安用之。故志未得。然猶幸中直之心。尚可通乎剛中之賢耳。嗚呼。使非如祭祀積誠以感之。又何以受福哉。蓋當困之時。二五尤貴誠交。

井

書林問。既剛中何以未有功。曰。剛中言體。曰。汔至言用也。夫君子有剛中之德。則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歷變于前。不能奪也。如是則其體已定。其出無窮。故曰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也。若其用之

也。君不盡其下之長。而臣或隱其己之能。不亦同于羸瓶而無功者乎。

井何以勞民勸相也。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故君子先之而勞之。

既曰下又曰時舍者何。曰。汙下之人而欲用于時。難矣。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無與者何。曰。中人之性。不爲高賢所汲。必爲卑邪所誘也。故甕敝漏而後井谷射鮒。故凡與陰蟲汙鼃所聚者。必其以身先破敗者也。其誰賢與之。子夏曰。井中蝦蟆呼爲鮒魚。

井渫行惻。何以求王明也。曰。猶言見求于王明耳。夫王者有知人之明。求此井渫之賢而汲之。澤及天下矣。故曰王明並受其福。傳曰。膏澤下于民。

脩井者何。曰。威儀一改則身危。紀綱一亂則國亡。夫君子常井井乎其有條也。故無谷者。善補過也。子夏曰。甃亦治也。以塼壘井。脩井之壞也。

寒泉之食。何以中正也。曰。君德而不中正。則貴戚有優渥之耗。疎遠無沾濡之益。是斜口井也。惟中正則四方皆被其澤矣。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中。若孔氏曰。九五剛中之主。不納非賢。必須才行高潔而後乃食之。以用人言也。

元吉在上云大成者何。曰。斯井也。脩之極矣。位之高矣。取之衆矣。澤之不私矣。

革

顓問。革而信之矣。又何以言文明以悅、大亨以正、革而當也。曰。文明則人知之。悅則人從之。正則人服之。

故人信而可革也。悔宜其亡乎。

治歷明時者何。曰春夏秋冬審而天道成。進退存亡審而人極立。故革也者權也。不可以有爲者何。曰莫大于天。不專一則不能直遂。莫大於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鞏用黃牛者。不爲于前。以有爲于後也。

巳日革之卦辭也。何於六二又言之。曰。卦以六二爲主。文明之賢而上應剛中之君。雖變革天下之制度。皆在我矣。然非巳日。其能行有嘉乎。

又何之矣者何。曰論革可就而其就且至三則非小就矣。是謂貞厲。斯革也人皆信之。其征又焉凶。

信志者何。曰其湯武爲匹夫復讐之事乎。苟人未信己之志而改命焉。大則人以爲篡。小則人以爲紛更約束也。故曰有孚改命吉。

其文炳者何。曰嘗觀斯變於唐堯孔子矣。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論語曰。望之儼然。卽之也温。聽其言也厲。炳哉文乎。

順以從君者何。曰君子雖無文王猶興者也。故其革蔚然外見。如豹變也。若小人非假君威。則亦莫能革其面。所謂民可使由之者也。程子比之自暴自棄過矣。

鼎

挺問。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矣。何以又言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曰。

非如此。聰明神武之聖人。其能享神人而致元亨乎。子夏曰。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

正位凝命者何。曰。己位不正則天命不凝。猶夫鼎也。錯諸地不安。則餗覆矣。苟在我者各止于至善。命將焉往。詩云。命之不易。無遏爾躬。

未悖以從貴者何。曰。惡不去不足以遷善。舊不去不足以從新。賤不易不足以獲貴。是故得爲人之妾。遂成人之子。得爲人之臣。遂安人之民。何所悖乎。

愼所之者何。曰。有實之鼎而使有疾之人我卽。幾何其不載胥及溺哉。故孔子不欲遇乎陽貨。孟子不肯言乎王驩。斯其吉終無尤也。

鼎耳革。何以失其義也。曰。五居君位而當鼎耳。羣臣皆宜爲鉉以舉之者也。三反五應上而革其耳。君臣之義安在乎。夫耳旣變。其何行如之。雉膏不得而食。宜乎其然也。然五聰明如天而且下巽。方降雨澤而和。則三也其悔而終吉也。

信如何者何。曰。猶云果如何乎。其材本不足以當大任。乃竊據高位。徇私而寵佞。欺君而慢國。果然覆餗矣。其形渥者何。曰。古者刑諸侯大夫于甸徒有屋之處。故曰形渥。

鼎黃耳。何以中爲實也。曰。其君子之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面盎背者乎。夫黃耳之鼎。而以金鉉舉之焉。中正可以行乎四海矣。故執中之堯而得玄德之舜。溫恭之舜而遇執法之皐陶。宜四方之風

動也。

剛柔節者何。曰。君子之事君也。不戀而不諂。如玉然。故其德斯成。其政斯行。其社稷之臣乎。

震

詔問。既恐致福矣。何以又後有則。曰。猶之先號咷而後笑乎。夫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虩虩乎其所脩者周矣。若是眞國之長子也。其出也信。可以守宗廟社稷。又何喪匕鬯之有。笑言啞啞。斷可知矣。王弼曰。樂然後笑則也。程子曰。蠅虎謂之蠽。

恐懼脩省者何。曰。雷洊動而羣陰解。君子恐懼脩省而衆欲退。皆自治也。

初九何同乎卦辭。曰。震主也。

乘剛者何。曰。以柔順而乘初九。故必震懼危厲。大喪其所有。升于重高之上。始可勿逐而七日得也。蓋君子致懼。必去其私欲。君子去欲。斯登于高明也。震來者非初乎。曰。猶六五往來之來。與初九震來同。億大也。九陵在初上也。高明之地也。

危行與大無喪者何。曰。既以危行。則事皆得中矣。又何喪之有。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震往來厲之謂乎。張子曰。能行己以危。則富貴可保。不失其所有也。

中未得、畏隣戒者何。曰。以其中未得也。故畏隣戒耳。禮曰。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豈家人之所能識乎。故曰婚媾有言。明夷言主人有言者。對行客之辭也。

艮

官問艮止也何以又言時行則行曰君子止乎人之所不見則皆天理矣是以不獲其身我且忘也況于人乎內忘我則智深外忘人則仁周仁且智故時措之宜也是故止止也行亦止也故無咎何以不言吉曰君子之止有殺身以成仁者朱子曰身動物也惟背爲止

思不出位何以象兼山曰止于所止也

艮其趾何以未失正也曰跬步之錯終身之累也片言之誤萬事之憒也故君子謹其始而防其微詩云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未退聽者何曰二隨初而動猶腓隨趾而行二若退聽于初六而爲隨所極則己亦未失正矣足不行而心欲動斯其心不快也隨非九二乎曰三止之主也非退之地也以咸二三比之猶可見其危初九若曰二心未肯退聽而必欲拯所隨之三者亦通

危薰心者何曰艮其限是自折列其夤而不屬也斯人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免是危其維止于躬與趾乎

止諸躬者何曰止諸躬則可以止上下矣故無咎故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蓋天下皆關於一身之正耳程子言不能爲天下之止者如何曰豈有止身而不能止人者哉

以中正者何曰艮其輔則言必顧中正之行而有序斯如綸如綍悔宜其忘矣

以厚終者何曰程子曰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人之同患也故敦艮吉

漸

官問漸既言進得位以下又言止而巽動不窮者何曰言斯進也非有欲心止于至善而巽順以進如女歸之有序也故有功正邦而其位剛得中也其大舜乎

居賢德善俗者何曰山上有木其蔭以漸而長居賢能德行之人于高位則其俗以漸而善蓋君子之善俗非家至而戶曉之也漸摩之而已矣

小子之厲何以義無咎也曰見之遠者不恤乎近行之高者不累于卑夫鴻漸于干其識深矣其知義與幾者乎又何安飽之急求夫小子者邇見者也

不素飽者何曰以中正之道而進于磐豈惟已得其安哉將措天下于磐石之上矣故飲食而衎衎也不然思天下之饑溺由乎己其能衎衎乎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何以又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曰九三離其羣類而與六四合是其征也雖婦孕不育矣以動于欲而失其道也夫失道寇斯奪之矣以道相保可謂止而巽矣故傳曰守正閑邪以禦寇也陸非鴻之道也

或得其桷何以順以巽也曰六四而在艮剛之上使非順巽幾何其不墜枝而殞身哉故君子從賢以就平也好善以卽安也程子曰鴻趾連不能握枝

終莫之勝吉何以得所願也曰陵非鴻之所據也故娶婦三歲而不孕雖有賢臣隔于讒邪其能子萬民乎夫九五六二正應也但合之有漸耳三四終奈何不可亂者何曰篤近所以致遠自卑所以登高故洒掃應對以窮神也周旋中禮以盛德也夫鴻漸于逵其所積者厚矣風雷不能亂其行雨雪不能變其色斯羽也不可法乎

歸妹

保之問既言歸妹天地之大義以下又言說以動以下不亦背乎曰前自女歸而言也後自歸妹而言也言歸妹不可不正也夫士之仕也豈爲不正乎惟以媚悅干主而求壓君子故凶耳永終知敝者何曰夫悅以動其有不敝乎知其敝則可永終蓋有澤上雖雷而不雨者矣故君子量而後出不出而後量臣道也臣其所受教而不臣其所教君道也故朱子曰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有敝也

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者何曰小臣而或能補于君其是乎故仲尼或許叔山無趾以德充也征吉者何曰班婕妤爲近之

利幽人之貞何以未變常也曰眇能視雖其明不能及遠然而亦有所見矣蓋眇九二之目者六五也猶能視六五之家者九二也夫二也若謂五之昏庸休戁織而有公事則變矣故未變者猶以恆也柳下惠甯武子爲近之耶可曰跛能履則無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眇能視則無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

正。

有待而行者何。曰。孟光之年踰三十。呂望之年踰八十。皆抱道愆期之志者也。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其位在中、以貴行者何。曰。是卽月將望而未望也。其德如是。又何必如其娣之袂良哉。故君子之仕也。在篤其實。其文非所先也。在中其行。其言非所尙也。

上六無實、承虛筐者何。曰。以陰之極。處嫁之終。又何實心之有。所承者非虛筐而何。豈不敗乃國事哉。蘇秦張儀是也。然亦由士卦羊無血耳。可不嚴乎。昔晉獻公嫁伯姬于秦。筮得此爻。史蘇占之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其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嗚呼。若能由人而實德。又何不利之有。夫韓子可與知象已。

豐

世甯問。既言豐大也以下。又言宜照天下者何。曰。宜照天下以下。言保豐也。是故日不中則向陽易春而寒谷無輝矣。既言宜日中。又言天地有消息。人與鬼神不足道者何。曰。天地有消息者。自然之常運。宜日中者。聖人以人而勝天也。

折獄致刑者何曰致治之時生怙惡大亨之日與惰心折獄致刑如雷電之皆至也豐其可久乎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雖旬無咎何以過旬災也曰初之與四雖體均不相應而用事實相濟故君子外不可有上人之心內不可有偏勝之意故程子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斯其災乎

信以發志者何曰豐其蔀而日中見斗俾晝作夜矣當是時也君志昏而羣邪聚君子苟以其行正君也則君以爲戾已矣苟以其言直君也則君以爲謗已矣故有孚發若其所感之者深矣如己身未正而諛悅取容以爲發者斯孟子所謂民賊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矣何以又終不可用也曰上言其時也下言其義也又何咎哉

既位不當幽不明何以吉行也曰雖當豐蔀見斗之世偕夷主以共治可謂同心斷金矣

既天際翔又何以自藏也曰學淺而暗猶思遜友也位卑而暗猶思下人也夫上六雖豐其屋而蔀其家矣其中何所有哉故闚戶而無人蓋文外飾內者也昔王子伯廖言鄭公子曼滿無德而貪卿以當此爻而曼滿卒被殺然猶不如商辛王安石之似此也

旅

九儀問旅小亨何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麗乎明曰有剛明之主則可以使旅得所矣柔得中而順乎上止而麗乎明者則可以爲旅得主矣孔子主司城伯夷不事惡君似之也

明愼用刑不留獄者何。曰。明如火則下無遁情。愼如山則上無容私。故不留獄。

終無尤何獨言得童僕貞乎。曰。非有卽次之體。懷資之用。其能得童僕貞邪。故君子止于至善而後安。多識前言往行而後富。獲交賢友而後益。雖旅事王朝可用也。

未得位、心未快者何。曰。君子懷才抱德。必賴位而後行。心斯快矣。身且處旅。雖得資斧。將安用之。九四近君有未得位乎。曰。以九居四。猶羈旅之臣耳。

上逮者何。曰。雖亡一矢。而得乎文明之雉。則可以播德譽、受天命、而在人上。非復旅矣。故君子不失不得。不亡不存。君子以明德爲存爲得。以利欲爲失爲亡。注謂動而無失。如射雉矢亡。發無不中也。

以旅在上。何以其義焚也。曰。猶九三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夫旅非在上之人也。旅而高亢以在上。其奚行之。故焚巢而喪牛。旅非與下之道也。旅而過剛以與下。其誰從之。故焚次而喪僕。蓋天下之道雖在旅。當處如在家。處旅之道雖在上。當處如在下。張子曰。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終莫之聞也。

巽

文學問。重巽申命矣。又曰剛巽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者何。曰。是以中正爲命矣。以中正爲命而柔皆順之。故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剛巽中正。兼二五言也。

申命行事者何。曰。其所以鼓舞漸摩而入人者深矣。是以君子貴有中正之德也。不能。雖令不從矣。

志疑志治者何曰志一也疑則不治治則不疑惟視人所存耳夫匹夫之志三軍不可奪武人之貞亦不足道也

巽在牀下二何以吉上何以凶也曰在九二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也而況于用其史巫誠允篤志者乎故紛若吉也在上九所謂過于巽傷于和者也而況于喪其資斧優游不斷者乎斯正所謂凶也

田獲三品何以有功也曰君子巽于下人非以喪位也而民久懷矣巽于敬上非以喪身也雖神可享矣

巽于信友非以失班也而人皆孚矣悔宜其亡乎蓋乾豆足以格七廟賓客足以穆四門充庖足以肥百姓也

九五之吉何以位中正也曰當巽之任變更其命不中正則有悔而無利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所以求中正也斯是乎無不利有終矣

兌

書林問兌何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曰以剛中柔外而利于正也故程子曰違道非順天干譽非應人故先民犯難者皆是正耳故民忘其勞與死也何獨言先民犯難曰民者天之心也應乎民卽所以順天也

利貞者何曰卽剛中柔外耳剛中順天柔外應人

朋友講習者何曰其兩相悅乎是故不悅則不合不合則何益之有夫講言乎其知也習言乎其行也故兩講足以明道兩習足以進德猶兩澤足以相潤也

和兌之吉。何以曰行未疑也。蓋和順于道德以爲悅者乎。夫和順于道。其行也又何有所疑乎。故曰內不怍于心。外不怍于人。張子謂以陽居下。無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

信志者何。曰。其言志。人皆信之矣。其論語所謂信而後諫與勞民者乎。故吉。

位不當者何。曰。說可應也。不可來也。獻諂而進諛。幾何不爲君子之所拒乎。

有慶者何。曰。九四當大臣之位。君子小人所係以消長也。介然守正而嫉邪惡。九五足以成其德。六三不能殃其民。喜也非一己之私。非慶乎。

孚于剝。位正當者何。曰。五所處之位。正當孚于剝之地耳。故程子曰。堯非不知四凶之終惡以剝君子也。取其畏罪強仁耳。若使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也。是危道也。

未光者何。曰。如其德之光也。人皆信之。又何待于引長其說以干人哉。故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朱子謂引下二陽以說者。亦通。

渙

挺問。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何。曰。言中也。故王弼程子曰。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于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于五。內剛而無險阻之難。外柔而無違道干譽之異。是以亨。王乃在中。乘木有功也。蓋剛來既中。而上同于五亦中者。天下之大本。故能乘木而行仁也。

享帝立廟。何以體風行水上也。曰。改渙也。幽明一理。能享于帝。則能得民之散矣。

順也者何曰初六位卑不足與有立也才弱不足與有任也學淺不足與有行也若順九二壯馬以拯之渙未至而已濟矣故君子以好善從賢爲急得願者何曰九奔二机得卦變之意程傳謂二就於初以求安乃得願也志在外者何曰自是者不虛自利者不廣渙躬之志其在天下國家乎光大者何曰朱子散朋黨以成大羣之說可謂王道蕩蕩矣王居無咎何以正位也曰汗身之所出不可僞號口之所出猶可文渙大號而若汗焉其身正不令而行矣斯渙也蓋王居之斯無咎也言有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也

節

宮問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何曰此剛柔分而剛得中也不然則苦節道窮矣天地之節四時聖人之節三重何其有窮乎

制數度議德行者何曰制數度爲政之用也則人有定守矣議德行爲政之本也則人有定師矣故夏時商輅周冕韶舞善制也放鄭遠佞美議也

戶庭門庭之吉凶不同者何曰戶庭言乎其初也當塞而塞知時而愼矣門庭言乎其中也當行而塞失時之中矣

居位中者何曰惟其中也故能調劑天下使得其平是故寵辱無粱肉之厭閭閻無糟糠之苦何以異于

安節也。曰。甘言中也。數度德行。自是而劑定矣。安言順也。承而奉行之也。

上六之辭。何以與卦同。卦不足以兼六爻乎。曰。節言乎其極也。其前五爻可兼矣。猶震言乎其初也。其後五爻可兼矣。故節同于上六。震同于初九。

中孚

鸛問。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者何。曰。言如天道之正而信焉。斯能信及豚魚。乘虛而化邦矣。其惟柔在內而剛得中者乎。

議獄緩死者何。曰。苟微中孚。議獄爲故入緩死爲故出。斯風也。其能悅人乎。

志未變者何。曰。虞安也。安于所信之政而不變于他。篤信于道者也。故吉也。故君子安于庸言。邪說非所惑也。安于庸行。曲行非所惑也。故變常者招異。僞祥者速災。詩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其初與四乎。

或鼓或罷。何以位不當也。曰。知命者不驚寵辱。見義者不輕喜怒。小人不知命故忘其身。進退非所專也。不見義故喪其心。好惡無所定也。

馬匹亡。何以絕類上也。曰。君子不有所失。則無所得。不有所違。則無所從。故君子舍小而謀大。去下而就上。幾望之月。可以輔日矣。又何初九之是戀。

有孚攣如。何以位正當也。曰。位者所履之地。當者所止之善。位不當則下疑夫九五。至誠能盡人物之性者也。天下中心悅而誠服不可解矣。又何咎。

翰音登天。何以不可長也。曰。小信破義。曲行害道。故非所信而信之。君子以爲僞也。非所進而進之。君子以爲退也。程子曰。音飛而實不信。終則衰者也。

小過

書林問。小過何以言上逆而下順也。曰。去逆效順。君子之所以小過也。夫飛鳥遺音。此小過者也。聞其音可知矣。故曰時行也。得行則亨。蓋小既過而必大也。故利貞。王註曰。下則得安。上則遇窮。莫若飛鳥也。張子曰。小過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故曰上逆而下順。過恭過哀過儉者何。曰。言此之過。過之無害者也。猶曰小有差失云爾。非以謂小者而過之也。程子曰。當過而過。宜也。

不可如何者何。曰。程子曰。其過也飛鳥躁疾。速且遠也。焉可救乎。蓋小人而恃應援。動必如是耳。故凶。若上六飛鳥離之者。則以弗遇過之也。故王注謂六進而之逆。無所措足。凶也。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孫可過其祖乎。曰。過祖言德也。不及君者。言位也。故君子有過祖之行。斯成遇妣之孝。有遇妣之孝。斯成遇君之忠。故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三四陽也。而四取上。故言祖。五陰也。故言妣。雖妣實君也。

凶如何者何。曰。君子見惡如疢疾。未聞以爲粱肉也。禦寇如虺蝮。未聞以爲朋侶也。故對色而思亡者。終身不蠲。對音而思荒者。終身不曠。九三而過防小人之妬。其又誰戕之哉。

弗過遇之、位不當、往厲必戒、終不可長者何曰君子有不言之言言之反以取尤也有不行之行行之反以速悔也故孝子回轅于勝母之里義士忍渴于貪泉之水昔王拱辰問見南子于尹子尹子曰若焞則不敢見蓋未能磨不磷涅不緇也其知勿用永貞之義乎故易有位不當者當也蓋魚網而鴻罹也密雲不雨何以已上也曰養高者忘勢得道者忘利知人者擇交見幾者遠害此四者人君屈己以求且不能至況已上乎夫巖穴之賢豈弋繳可得乎焉能雨我

既濟

挺問既濟亨何以曰小者亨也曰言亨至小者皆亨可謂亨矣故能利貞則初吉而終亦可免於亂也曳其輪何以義無咎也曰有善者喪善有功者喪功故君子列鼎不食非以餒腹也將使終身之不飢重裘不禦非以凍體也將使終歲之無寒故當既濟之初而能曳輪雖首已濟險而尾猶濡亦無咎也三年克之何以憊也曰太上貴神其次貴心其次貴力貴神之事不疾而速貴心之事不行而至貴力之事三年克之書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終日戒何以有所疑也曰其當既濟之盛乎人情其有所忽乎改事其有所廢乎讒邪或投其間姦宄或抵其隙宜有衣袽之備也豫九四言勿疑者何曰言本也此言用也

不如西隣之時者何曰在西隣盟而不薦之時在東隣則既盟而往之時此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之意也濡其首、何可久者何曰初濡其尾自體以上皆出險矣但濡後尾耳故無咎上自首以下皆入險矣方在

水頭耳。故厲。蓋在初爲既濟之時。而上已陷未濟之中也。其志乎。其時乎。其天乎。其人乎。

未濟

世甯問。既小狐汔濟、未出中、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矣。又曰。雖不當位、剛柔應者何。曰。言雖未濟。有可濟之理也。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辨物居方者何。曰。世之不濟。邪正混處耳。故君子辨小人之善也。居之于朝以勸善。辨小人之惡也。居之于野以懲惡。如是而不濟者。未之有也。

濡其尾。何以亦不知極也。曰。程子言亦不知之極也。蓋君子見幾而作。斯身不危。于隣而震。斯家不敗。難至于濡尾焉。淪胥以亡矣。猶爲有知乎。故君子辨之于首也。

六三未濟征凶。固位不當矣。何以又利涉大川。曰。見義不遷。不足以解過。臨害不懼。不足以去惡。故一日克己。所以復禮也。三年蓄艾。所以救危也。故未濟雖征凶也。而有涉川之勇。斯免夫。夫子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貞吉悔亡。何以志行也。曰。善救疾者。先藥石而後粱肉。善除暴者。先枝葉而後根本。故震伐鬼方而後能行政也。詩云。苞有三蘖。莫遂莫達。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君子之光。何以其暉吉也。曰。光在身者也。暉在政者也。故致恭以下賢。王公之光也。得賢以成治。雍熙之暉也。故光者貞之實。暉者光之茂。又曰。光以禮貌言。孚以誠心言。皆所謂貞也。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三

繫辭上

官問。天尊地卑之章如之何。曰。此言天地自然之易也。人體之可參天地耳。故尊卑定乾坤之體。卑高列貴賤之位。乾坤定而剛柔斷。貴賤位而吉凶生。故剛柔摩而八卦盪。爲雷霆。爲風雨。爲日月。其究皆男女也。故說卦言乾坤生三男三女者此也。故由其流行言之。曰貴賤。曰萬物。曰八卦。皆象形之別名也。由其定體言之。曰乾坤。曰剛柔。曰男女。皆天地之異稱也。然流行之物。皆在于定體之中。故乾坤者。八卦之父母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既言剛柔斷。又言相摩者何。曰。斷言乎其體也。摩言乎其交也。故天地不交則八卦不盪。猶磨之兩扇不摩。則齒中之物不得而出也。何以不言艮兌。曰。孔氏曰。風雲雷霆。皆出於山澤也。坤何以言作。曰。乾主氣。坤成形耳。故又曰能也。易則易知以下者何。曰。此君子學乾坤之事也。故韓康伯曰。乾坤易之門戶。先明天地尊卑。遂涉乎萬物貴賤之位矣。男女云何。曰。豈惟人哉。雖風雷暑日皆男也。雨霆寒月皆女也。

九儀問。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之章如何。曰。上章既言天地之易。此言聖人以之作書。君子學之以得天也。聖人之設卦爻也。則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其觀象繫辭也。則有吉凶悔吝之異矣。變化者。即前貴賤卑高消長之象。剛柔者。即前剛柔動靜晝夜之象。故六爻之動。即三極之道也。若是則卦爻非聖人

之強畫。係辭非聖人之私說。故君子以卦爻之剛柔變化者居而安。蓋其體卽天地動靜之易也。以係辭之吉凶悔吝者樂而玩。蓋其心卽失得憂虞之易也。夫此但以其常言耳。至其動也。則又觀卦爻之變。與其係辭之占。斯行皆合天矣。故曰自天佑之也。何以又曰變卽象之顯。蓋已事之所當也。占卽辭之決。蓋已事之所值也。故程子曰。觀象玩辭而能通其義。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則動不違天矣。

象者言乎象之章如何。曰。象斷一卦之辭也。爻斷一爻之辭也。吉凶悔吝無咎。卽所謂辭也。列貴賤。齊大小。則觀卦爻之象之事也。辨吉凶。憂悔吝。震無咎。則玩卦爻之辭之事也。然卦爻有小大貴賤。斯辭有吉凶悔吝無咎之險易不同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君子觀其象而玩其辭。

顯問。易與天地準之章如之何。曰。此承上卦爻之辭而言也。言天地之道。大化而已。卽幽明死生鬼神之謂也。易之卦爻辭能知之。是其準也。惟準也。則高明配天。智周萬物。旁行而樂天知命。博厚配地。道濟天下。不流而安土敦仁。是彌其大也。範圍曲成。兼知晝夜。是綸其化也。註云。窮理盡性至命者何。曰。亦猶是焉耳。

增問。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何。曰。承上言易。非獨與天地準。又兼乎天地也。蓋道易也。兼陰陽而言也。故自其流行言之謂之善。自其各正言之謂之性。斯道也。非人之所易識也。蓋藏諸用者盛德也。獨謂之仁者非矣。顯諸仁者大業也。獨謂之智者非矣。斯皆生生之易。所謂道也。安在乎。在天地焉。成象效法是

也。乾坤所由名也。在人事焉。極數通變是也。占事所由名也。斯皆兼陰陽而言道。其神矣乎。夫仁者見陽而不見陰。智者見陰而不見陽。百姓又日用而不知。則易道不測之神鮮矣。故曰非人之所易知也。繼成何以又曰善性。曰繼如日新之德。便欲生物。豈有惡意乎。成如富有之業。皆能成物。豈非所性乎。孟子之言性善。其本諸此乎。歐陽脩童子問亦左矣。孟子不援此以證。而以情才言者何。曰蓋學易而有用者也。鼓萬物之謂何。曰兼天地萬物而言也。故曰道在天地。先太極生兩儀也。

世甯問。易廣大者何。曰此又言易之廣大。不外乎天地也。夫乾能專直。坤能翕闢。是以能廣大也。故易之廣大。卽天地也。言廣大而又言變通陰陽之義者何。曰廣大自其定體言也。變通陰陽之義。自其流行言也。又何以言易簡。曰言乾坤之廣大變通者。非有所難而煩也。卽太極之至德也。故其曰配者。非以彼配此之謂也。猶曰配天地而觀廣大。斯可見矣。故曰廣大卽天地也。孔氏曰。遠不禦靜而正者。互言也。

保之問。易何以崇德廣業也。曰。夫易在天地則爲易。在人性則爲道。故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以富有而日新也。人之智禮成性。而道義出乎其中。是以德尊而業廣也。德尊言乎其道也。圓也。業廣言乎其義也。方也。故孔子言博文者。智崇也。約禮者。禮卑也。蓋智禮之性不成。非狂則狷矣。其至中之道義。此心必不能變化而出也。

挺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者何。曰上章言易之約。惟智禮。此言易之博。兼天下之賾動也。然其究不外

脩身耳。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下七爻之謂也。故中孚九二。同人九五。皆言行也。大過初六。言愼也。言行脩身。當愼如白茅也。謙九三。言人臣處勞之道也。乾上九。言人君守位之道也。節初九。言密也。舉君臣皆當如是也。負乘言其不能如前之六爻也。君臣不能如前之六爻。是暴君賊臣。其位可盜而取矣。天下之道。莫大乎君臣。脩身之事。莫過乎言行。故擬議之學。惟此爲要也。然則提議止于七爻乎。曰七爻舉其例耳。今若擬議七爻。則又必以己之所宜者。非啻舊文也。卦獨有象而無辭乎。曰此互言也。是故形容物宜。在爻亦有之矣。會通典禮。在卦亦有之矣。先象而後辭者。先卦而後爻也。賾與動奚別乎。曰賾以言之煩雜言。動以行之交錯言也。

韻問。天一地二之章如何。曰。此言天地陰陽之數。具于河圖。而聖人因之立蓍明易。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是故天之五位相得而有合。則一合九。三合七。幷五而爲二十五也。地之五位相得而有合。則二合八。四合六。幷十而爲三十也。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行鬼神。如下大衍之數。以成六十四卦者是也。故又申言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鬼神之所爲乎。言變化卽神也。何以獨用五十。曰。地不可過乎天也。乾坤之策者何。曰。舉二太以見二少耳。然計二少掛扐之策。當三百六十也。引伸觸類者何。曰。自八卦小成而言。以至六十四卦也。若指四千九十六卦。則六十四卦者。不足以畢天下之能事。其文又何以承八卦小成也。五位相合。何以又曰相得。曰。不相得則不合。故其曰各者。非以天數合于地數也。蓋分天地而各言也。故二十有五及三十者。卽各相合之積也。顯道神德行者何。曰。道隱也而顯

之。則可與酬酢矣。行顯也而神之。則可以助神矣。然酬酢卽佑神。皆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晉林問。聖人之道四者何。曰至精者。尙辭尙占之事也。至變者。尙變尙象之事。至神尙占之事也。至變何以兼尙象也。曰象者變之定體。變者象之根本。況經于至變之中。而已具象變之文乎。夫辭占之至精。以其極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足以知來物而有爲有行矣。象變之至變。以其研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成文定象矣。參伍錯綜者何。曰揲蓍之法。雖皆四數。然其初則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況掛一幷四揲亦五乎。蓋凡數四八則方。參伍則圓。方則體而定。圓則神而變也。錯其數。左右相交也。綜其數。幷左右而合之也。

官問。夫易何爲者也何。曰此言聖人先能用易。而後能作易也。故開物以下。言聖人用易之事也。故自何爲者以下。言聖人以易之開物者而通志也。以易之成務者而定業也。以易之冒天下之道者而斷疑也。蓍之德以下。則其故也。圓神所以開物也。方知所以成務也。易員所以能冒天下之道也。故聖人洗心藏密。所以能通志之學也。吉凶同患。所以能成務之學也。知來藏往。所以能斷疑之學也。聰明睿知。神武不殺。則言其資耳。聖人有是資又有是學。故能明天道。察民故。崇此神物。以前民用。若上通志成務。以斷疑也。夫神物卽易也。豈難知哉。近譬之。卽人出入之門戶可見矣。夫斯門戶也。何莫而非乾坤變通、象器法神者哉。又豈小乎哉。出于太極。生于大業。見於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聖人、蓍龜也。夫易旣如此。故聖人又則天地、日月、蓍龜、以作易耳。兼天地日月蓍龜者。聖人也。故四象以示之。下申言通志

定業。斷疑也。言其所示所告所斷者。皆天地蓍龜之意。非聖人之私說也。

九儀問。自天佑之之章如何。曰。此言天佑履信思順之人。人能學易至于默成不言而信之地。則爲天所佑也。故書不盡言以下。言聖人作易之事也。化而裁之存乎變以下。言學者學易之事也。然作易之事。不過立象盡意、係辭盡言而已。情僞皆出于意也。利神皆出于神也。故立乾坤之象。其易之意可盡矣。係乾坤之辭。其易之言可盡矣。乾坤者。包六十四卦而言也。夫意在象外者也。故形而上者謂之道。言在象後者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故自道而言。則爲變通焉。自器而言。則爲事業焉。是何也。聖人之立象也。極天下之賾皆存乎卦。故象立其道之意可得而盡矣。聖人之係辭也。鼓天下之動皆存乎辭。故辭繫其器之言可得而盡矣。變通神明。則學形而以上之道之事。所謂意也。德行。則學形而以下之器之事。所謂言也。蓋不言乃所以盡言也。故曰不言而信也。如是履信而能順乎天。天豈不佑之哉。其曰人助之者。天人一理也。得人斯得天矣。是篇也。自天尊地卑以下。皆天地自然之象以爲卦爻。其天一以下。始兼蓍而言也。

繫辭下

九儀問。八卦成列之章如之何。曰。此言聖人立卦及係辭。不外乎仁義以生人也。故八卦成列以下。言六十四卦之所由立而有變也。係辭焉而命之以下。言吉凶悔吝之辭皆因乎此變也。剛柔立本以下。言卦爻之變之故也。吉凶貞勝以下。言係辭因變之故也。乾確然以下。言卦可以兼乎爻象之意。而含乎

吉凶之辭也。爻象蓋動于卦之內。功業所由生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吉凶蓋見于卦之外。聖人之情所由著也。故曰係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也。是故曰卦爻。曰係辭。凡以明天地之生物。聖人之生民耳。天地之生物也有剛柔。卽卦爻之象也。聖人之生民也有仁義。卽吉凶之辭也。既言吉凶貞勝。又言天地日月。天下之動者何。曰皆指吉凶所見之處也。天人一理也。

書林問。庖羲氏之章云何。曰。此言前聖作易。後聖用易之事也。故庖羲初觀法象、及鳥獸之文、草木之宜者。近取諸身。而後遠取諸此類之物也。故始作六十四卦。而陰陽神明之德。萬物雜糅之情。皆具矣。故取象十三卦之物。皆卦所有也。十三卦舉其槩耳。庖羲神農言取離益者何。曰。佃漁耒耜。二聖之所由名也。黃帝堯舜言取乾坤者何。曰。三聖其道之至、時之中乎。當其世可謂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衣裳舉其大耳。雖其下八卦皆此義也。是故水陸有宜。生殺隨時。上古之質。可革則革。當時之文。可興則興。皆乾坤交泰之志。垂衣裳而治天下者也。

易者象也以下云何。曰。證取十三卦之故也。爻爻所以立其體。吉凶悔吝所以達其用。皆像也。

挺問陽卦多陰章云何。曰。天中之物皆地也。地中之氣皆天也。是故其婦貞者。夫之良也。其夫良者。婦之貞也。惟君子以人而勝天。故一君而二民。

保之問。又釋九卦十一爻之辭如之何。曰。此章以咸九四爲主。言聖人體天道自然之屈伸也。其屈也精

義入神。所以出而效用也。其信也利用安身。所以入而崇德也。困六三言不能利用安身、死期將至者。由未精義也。解上六言能精義入神、藏器于身者。將以致用安身也。噬嗑初九。上九。否九五。鼎九四。皆申安身之意也。是必先知精義。則免滅趾滅耳折足之患。而係于苞桑矣。豫六二。復初九。皆申精義之意也。蓋其望萬夫而無祇悔者。皆此知幾不遠復也。損六三。益上九。又推言之也。言精義未至于致一。欲安身必至于或擊矣。是故體用一原。屈伸一道。君子之學。眞如日月寒暑之往來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同歸以行言也。一致以知言也。不諂不瀆。何以爲知幾。曰以吉凶之先見也。諂則辱身焉。瀆則傷身焉。致一而言化醇化生者何。曰天地惟一氣。聖人惟一理。

顓問。易之門者何。曰此言文王所係諸卦辭之名物。舉乾坤。其緼耳。夫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凡諸陽卦之名物。凡諸陰卦之名物。豈能外是門乎。惟乾坤二物也。故剛柔有體。體天地之撰。惟二物陰陽也。故陰陽合德。通神明之德。夫其稱名雖雜。以體天地之撰。而不過于稽陰陽之類。以通神明之德也。其皆聖人扶衰世之意乎。故其稱名之雜也。凡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皆備具乎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之中。所謂體天地之撰也。其稽類也。稱名雖小也。取義類則甚大。指則甚遠。辭則甚文。言則曲而中事則肆而隱。是皆因疑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所謂通神明之德也。故曰其衰世之意邪。此兼卦爻言乎。曰再以九卦。專言卦也。易道屢遷以下三章。專言爻也。

世甯問。聖人素乎患難。行乎患難。今日作易者其有憂患。則聖人亦以憂患動心乎。曰非也。言是易乃聖

人當憂患之時而作也。其下三陳九卦。則示人以處憂患之道耳。有敍乎。曰。初陳者。言九卦可用以脩德也。再陳者。言九卦之德所以可用也。三陳者。言所以用之之方也。如曰履和而至。所以可爲德之基。而人當和行以學履也。九卦亦自有敍乎。曰。外立履而柄謙。內復本而恆固。雖可已矣。若或忿慾內動則當損。嘉言善行外接則當益。斯爲備耳。然此其素也。遭困而不知辨。以改其操。則前德俱喪矣。能辨焉。然後可以井地而巽制也。言立而後能權也。基本地奚別乎。曰。基自其所立之位而言也。本自其所養之始而言也。地自其所行之處而言也。猶曰無入而不自得也。

官問。易之爲書不可遠者何。曰。言易道不可遠也。夫道雖屢遷。惟變所適。似甚難而可遠矣。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如師保父母之在上。則未嘗無典常而可遠也。苟非德行之人。神而明之。不泥于典常。則流于變遷。易道豈可行乎。出入內外云何。曰。兼易與人而言也。出入猶行藏。內外猶隱顯。

原始要終以爲質者何。曰。此言易原始要終以爲卦體。故六爻之事。惟其時焉。其初難知以下。言初上二爻也。雜物撰德以下。皆言中爻也。中爻謂二五也。言中爻雖雜物撰德。而辨諸爻之是與非。蓋一卦之折中也。王弼所謂約以存博、簡以兼衆者也。然大要存亡吉凶耳。觀彖辭則見矣。彖辭多主二五而言也。故其下言四爻而二五獨貴多譽。蓋天下之道中而已。

九儀問。三才之道云何。曰。言卦有六爻之故也。故三畫不足以備萬物。而爲四千九十六卦之說者。亦非所以盡易也。爻有等、故曰物者何。曰。孔穎達曰。言爻有陰陽貴賤等級。以象萬物之類也。猶曰剛物柔

物也。物相雜、故曰文者何。曰。主爻之變動而言。韓康伯曰。剛柔相錯。猶玄黃相織也。文不當、故吉凶生焉者何。曰。文理也。當理則吉。失理則凶也。

易辭之危何以言百物不廢也。曰。夫易也。舉天下之物。皆可以爲戒懼之資矣。故曰其要無咎也。要猶要領。或曰平聲讀。歸義也。

官問。乾天下之至健之章如何。曰。吳幼清曰。至健以下。言天地之能也。說諸心以下。言聖人成能也。變化云爲以下。言人鬼百姓與能也。何言乎百姓人鬼與能也。曰。天地之變化。人事之云爲。其吉凶有災祥之先見。故觀變化云爲之象。而天地萬物形器之實。可得而知也。玩吉事有祥之占。而吉凶悔吝方來之故。可得而知也。人謀鬼謀。百姓皆可與能。如朝覲祭祀商旅是已。是何也。八卦以象告。而剛柔雜居。是皆變化云爲也。是以象事知器矣。爻彖以情言。而吉凶可見。是皆吉事有祥也。是以占事則知來矣。然其剛柔雜居也。則有變動以利言以下。其吉凶可見也。則有將叛者其辭慚以下。大抵係辭上下兩篇。多言卦爻之所以立。與辭之所以係也。辭之所以係。則本卦爻有是情耳。故其書曰係辭。

說卦

官問。幽贊神明生蓍如何。曰。此言聖人立蓍之故也。言聖人之作易也。既設卦爻係辭矣。又幽相神明生起用蓍之方。以爲後人求卦玩辭之門也。是何也。易之卦爻。觀變陰陽發揮剛柔而有者也。易之係辭。和順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也。蓍則通乎神明。而數倚乎天地。卽陰陽剛柔之義。道德性

命之理也。故可用以成卦爻及係辭耳。六畫成卦。兼陰陽剛柔而言也。六位成章。何以不言仁義乎。曰。非仁義其能分陰陽用剛柔哉。

九儀問。先曰天地定位。又曰八卦相錯者何。曰。非天地定位。則山澤風雷水火不相交也。惟天南地北也。故山。天之陽也。而處于地之西北。澤氣可得而上山矣。澤。地之陰也。而接乎天之東南。山氣可得而通澤矣。雷。天之陽也。起于地之東北。蓋陽在陰內奮出而爲雷。雷動而風從也。風。地之陰也。發于天之西南。蓋陽在陰外周旋而爲風。風發而雷應也。火。東陽也。木之子也。水。西陰也。金之子也。一往一來。日月之所以代謝。寒暑之所以屈伸。天地之所以交互者也。又何射之有乎。故曰非天地定位。八卦不交也。故下章曰。雷動風散。雨潤日暄。艮止兌說。而皆歸于乾君坤藏也。何以曰易逆數也。曰。卦之逆者固逆。而順者亦逆也。故自天運言。先震春而後乾夏。順也。自生卦言。則是四而三、三而二、二而一者也。

世甯問。先天既言天地定位。而後天乃置天地于西北西南者何。曰。先天自對待而言。故天地定位。而雷風山澤水火相錯于其中。後天自流行而言。自雷而風而火而澤而水而山。以既成萬物。皆役于坤而戰于乾也。卽所謂水火相逮。而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者乎。其以地爲西南者。言地之道其盛于此時乎。蓋夏秋之交也。以天爲西北者。天之道其衰于此時乎。蓋秋冬之交也。是故地道盛而天道衰也。地道盛者。萬物之畢達也。天道衰者。不復生物而有待于未震也。故坤西南曰致役。乾西北曰戰。戰者。陰陽相薄也。故曰文王得天地之用。而夫子固曰數往者順也。

保之問。八卦之德如之何。曰。健而順。順而動。動而入。入而陷。陷而麗。麗而止。止而說矣。故生卦之序自乾兌。爻卦之序自乾坤。

乾之六爻皆言龍。此以言馬而以震爲龍者何。曰。震。乾之長子也。震且爲龍。乾不言可知矣。由是知乾爲牛亦可也。奚獨馬乎。何謂也。曰。坤爲牝馬。乾可爲牡牛。故雖雞雉羊豕亦皆可通也。故知八卦之物。舉其大耳。近取諸身。亦由是也。

九儀問。乾坤之生六子。謂揲蓍以求爻乎。曰。自然之象。亦如此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亦謂此也。廣八卦之象如之何。曰。觀此以見萬物之情皆可類矣。先儒謂一梅一兔。皆可起八卦。正此意耳。如乾爲玉矣。凡玉之次以至頑石之類。皆可推七卦也。乾爲木果矣。凡果之下以至枝葉根苗之類。皆可列七卦也。胡仲虎謂有相對取象。相因取象。有一卦之中自因取象者。其說亦庶幾也。苟爽九家易解。則有增多其文者。則或因是而生。正所謂觸類之學也。

序卦

詔問。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而朱子則以爲非易之精者。如何。曰。皆非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者。其序卦乎。不然。生卦之序自乾兌。爻卦之序先震巽。合易序卦。則非生非爻也。其精蘊自可見矣。故曰易不可爲典要。泥象數卜筮之說者。皆其末焉耳。

需。待也。而曰飲食必有訟者。如之何。曰。凡有利必有爭也。比必有所畜。何以受之小畜。無妄然後可畜。何

以受之大畜也。曰以政合者畜之小。以德合者畜之大也。蠱者壞也。而曰以喜隨人必有事、有事而後可大者何。曰以喜隨人者。非行所無事也。故蠱言事由此而生也。故雖可大之業。亦由是而基焉耳。故受之以臨。致飾然後亨則盡、受之以剝者何。曰賁。外飾也。故剝。不養則不可動。有其信者則必行之。義異也。而受卦爲大過小過者何。曰大過。美之至也。小過。失之細也。是故養而動。則大過乎人自信而行。能無失乎。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者何。曰漸進而不壯矣。傷乎外者、必反其家。何曰時不可仕而家食也。既解蹇矣、又有所失而損者何。曰此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者也。困乎上者必反下。何曰此不得乎人而反求諸己也。其諸澤無水則濬井乎。大抵易卦變遷。其義各有攸指。是故序卦不作。則易之精蘊。亦不可見矣。

雜卦

九儀問。雜卦云何。曰不以序也。錯其卦對待而什之。故雜卦也。鄭玄以爲大過以下。卦指不協。似錯亂者。如之何。曰不然。大過對頤既濟。其姤漸則對歸妹未濟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著者 呂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